

宋平子評傳

國學叢刊

蘇淵雷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700 67

宋平先子遺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六 |
| | 社會政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〇 |
| 四 | 宋平子之文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二 |
| | 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二 |
| | 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一 |
| | 文學批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三 |
| 五 | 宋平子之著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六 |
| 六 | 論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 |
| | 附後跋 | | | | | | | | | | | | | | | | | | |

宋平子先生評傳序

許壽裳

蘇君淵雷撰先師宋平子先生評傳既成，徵序於余，蓋以余昔曾受業，當有以知先師之一體也。先師一代大哲，閎識孤懷，並世罕見其匹，而抱德不揚，怫鬱以終，身後三十餘年，遺書未出遂不爲世人所知。梁啓超之稱頌先師曰：「東甌布衣識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迨其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竟無一字及之。蔡元培先生之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於先師著作，僅述六齋舉議。（此書單行本，後收入敬鄉樓叢書）。錢穆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僅於附表載先師生年，舉未揚挖；惟章師炳麟之檢論及文錄中，略及先師學行。余以末學，嘗欲爲先師作傳，而南北流離，因循未果，師門絕學，紹述無時，滋自媿也。今蘇君獨能「發憤著書，傳先生之生平，闡大同之弘旨，復選其遺文，次爲二集，藉旌前修之志，而興後起之思」。表揚先覺，持論閎通，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先師之學，以仁愛爲基，以大同爲極。少年刻苦讀書，日以心身古今綠嗜六字自課。「本末兼到，內外夾持」。一生功力，造端於此。民元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夏，掌教杭州求是書院，余幸得親炙，雖爲時僅四月，而獲益之大，受知之深，畢生不能忘也。先師魁碩，貌古樸，多須髯，兩目幽鬱若失精，望而知爲悲憫善感之人。其教法重個性，主自

由，「取法象山，限規不立，經史子集，任擇從事」。循循善誘之功，非庸師所能企及。猶憶首次作文，題曰「言志」。余答謂志在救國，吸取新文明，推翻舊制度。文辭幼稚，自不值一噓，不意其中有「二千年之專制，痛甚西歐，廿世紀之風潮，定來東亞」等語，先師乃施以密圈，大爲獎許。又憶札記第一條讀天演論察變篇，略言物競天擇之理，卽中庸「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意。先師細字長評，稱有心得，並舉以示人。小子受此鼓舞，於是感激涕零，益自奮發，生平粗知學問，蓋自茲始也。

先師住院，有樓兩間，前爲書室，後爲臥房。晚餐後，余輒與二三同學，登樓請益，每見先師書案小硯以外，空無一物，頗以爲異。最初所談，僅關經籍，及相知既久，社會政治，無所不談。余窺先師實一偉大革命之學者也。特以秉性周謹，語有分寸，不肯明斥滿清。然其雄辯之口，滔滔不絕，力舉專制政治之下，士大夫之如何無恥，社會之如何黑暗，民生之如何疾苦，國勢之如何陵夷，揭發事實，皆所未聞，窮形極相，俾同目覩。故雖不昌言革命，而使人卽悟革命之不容一日緩也。一夕，時已深秋，見先師猶御單衣，乘閒問之，先師曰：「懶開衣篋耳，非有它也。我目勤，耳勤，口勤，腦勤。目勤故好博覽，耳勤故好多聞，口勤故好深論，腦勤故好深思。惟手獨懶，故少著書。開篋不過一舉手之勞，猶憚煩也」。於是出小册子，分贈同學，卽所著六齋學議也。歸而奉讀，知是書成於民元前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分四篇六十章，指病擬方，條理一貫。自序言「瘡痍

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意固謂別有大同政見之高議，「感諸石室」也。在先師以爲卑之
又卑，而世人猶以爲太高，驚動高夫矣。其後序有云：

「……所至輒從師友假四部籍，及近譯白人書，窮閒暇披覽之，弗輟舟車中。又
所至輒從居者行者，隱者名者，官者幕者，兵者商者，工者耕者，蠶者牧者，漁者鹿
者，醫者祝者，相者卜者，主者僕者，歌者哭者，訪求民所疾苦，士所競爭；風俗奢
儉，錢幣緇盈，販運暢滯，製造窳精，形勝遷存，水利廢興，田野荒闕，戶口衰盛，
稻麥豆芋，茶果藥蔬，棉桑麻葛，松杉竹蘆，雜木煙草，油酒鹽魚，牛羊雞豕，瓦石
金珠，大小百物，凡民所須；都邑豪俠，賢卿大夫，黃冠緇衣，劍客文儒，淑女貞
婦，禽鳥獸姑，劫竊里殘，僇娼博徒，賦役稅釐，浮勒追呼，傾貲蕩產，嫁母棄孥，
鬻獄蔽罪，刑良承誣，筋骨壞折，血肉模糊，輕則軍流，箠杖枷拘，重則斬絞，淫掠
焚屠，節壽規上，冰炭敬都；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昏乎若迷，昭乎若覺，乃作而歎
曰：『悲哉！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
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誼之教，一日尙阻』。……

久之，箸卑議四篇，六十四章。宋恕之友見之，謂宋恕曰：「吾勸子卑，何猶高
之甚也？」恕曰：「嘻！更卑於此，吾弗能也；非弗能也，誠弗忍也。夫彼陽儒陰法
者流，寧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圖富貴，不恤以筆舌驅其同類於死地，千萬

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其側隱絕也……」。

先師革命之教如此！嘗以治學途徑，先取博大，惟博大然後能致精深。勉以重選輯，尊哲學，濶通文理，斥宋學之空疏，擴漢學之繁瑣，學惟求是，無論新舊。其識解精銳，將并千年來腐蝕之餘，一舉而廓清之，更何有於滿清。時章師炳麟箸虜書，排清室，先師與章師交最稔，嘗稱說章師之名，又曰：「枚叔文章，天下第一」。此非暗示余輩讀虜書乎？余之後日居東請業於章師，實由先師啓之。其感我最深者，一夕獨侍書室，師縱論時事，忽涉及故國之痛，於明末遺民之忠義，清初文字獄之慘酷，尤三致意焉。其引據浩博而不可窮，其詞理充實而不可已。深談五小時，不覺夜已過半，含淚告退，祇見先師容益莊，情益苦，時萬籟寂然，中庭霜月，皚皚如雪。此情此景，訖今四十年，歷歷猶在目，前，每一追思，曷禁涕泗之橫集也！

是年十月，勞乃宣先生來長院，續聘先師，先師未肯遽受，與約先開講堂，吐宗旨，觀離合爲去留。勞吏部不顧，即日辭席。先師出處之不苟如此！別後贈詩八章如下：

「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

光緒辛丑仲夏，應杭州求是書院延，教授高才生十餘人，孟冬辭席，諸子留不可。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諸生頻來候，媿感厚意。今病痊將如皖，作詩八章留別，約素旨，申忠告，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

教術深知世所迂，來杭一半爲西湖。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生能舉隅。夜夜共讀心
物理，朝朝同對質文書。菊殘桐盡拂衣去，別意王吳未易圖。

六旬危疾幸能瘳，落盡孤山處士花。更惜綠溪負林約，未忘臨鏡問年華。大官落唾生
珠玉，名士伸眉說國家。私議是非吾豈敢，但愁羞見赤城霞！

黃顏王麟隱野，唐包馮郭鶴鳴舉。遺民僻集猶多卓，皇代諸宗各有豪。論史莫如章
氏美，談經最是戴君高。勿徒驕語毗陵派，千里平原自畫濠！

偉哉東海征夷府！鼓舞衣冠讀孔書。原字辨名幾艱著，伊藤物部兩鴻儒。良知宗自中
江唱，論語注誰照井如？和采端須甘白受，休隨慧者說蓬壺。

竺乾論理宗因喻，希臘三言竟異同。宋後魔禪亡館學，歐西切誦振華風。大師幸可扶
桑覓，靈境嗟曾禹域通。石棧重迎定何日，勉哉先後五丁功！

儒佛同聲苦勸仁，衆生受惠數千春。區中久黜實權教，海外猶尊鳴樹倫。求譯藏經有
西族，列科京校是東鄰。文明果出慈悲種，太息時流誤認新。

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六經樸學陳君舉，三代良臣陸敬輿。同甫意將吞
北土，水心文信冠南都。張楊派至姚江巨，浙境從茲足壯夫。

未除豪氣憐河右，別有深情仰謝山。爾雅邵能繼獎李，春秋龔殆亞嚴顏。子高絕學知
尤少，壬叔奇功立孔艱。莫逐盲聾斧先哲，哲人誰不一生閒！

此八章詩，皆有自注，原爲木刻薄本，敬鄉樓叢書亦收之。原本倩貴林以滿洲文題署，因先師大病初癒，移寓於旗營貴林處也。此事章師在瑞安孫先生傷辭中亦曾述及：「……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瑰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粵粵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於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慙，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今讀其詩，首兩章敘事言情，親切有味。後六章則示爲學宗旨，博大精深。其時康有爲方拾常州今文學之緒餘，傅會改制，海內風靡，先師不以爲然，戒同學勿墨守師說，勿獨尊一經或一傳，第三章之「勿徒驕語毗陵派，千里平原自畫濠」，即指此也。先師最重誼學，一字之加，出自審慎，故其詞誼，皆鑿鑿不可易。卽如末章首聯「未除豪氣憐河右，別有深情仰謝山」，以毛奇齡之少年苦志，晚節不終，故用「憐」字。以全祖望之故國情深，孝章忠義，故用「仰」字。文理密察，可見一斑。

先師原名存禮，改名曰恕，又改曰衡，字曰平子。其悲惻之懷，平等之志，已寄之於名字。讀其文，常若哀雁嘯猿，聲振江峽。例如哀中原文化之落後也，則箸關中原人荒議，以冀「中原一關至於江表，江表一關至於海外」。歎國粹國榘之不分也，則箸國粹論，以明真粹真榘，必須「解決於衆」。關中原人荒議未公於世，不得讀，其自序曾載經世報，爲余當年所最愛讀之文也。茲錄其一節如下：

「莊生曰：『哀莫大於心死』。宋恕曰：『悲莫大於人荒』。心死之極，流血千

齡，而不稍動憫；人荒之極，縱橫萬里而不得一士。今江淮以南，雖亦人荒，然老師鴻儒，授受不絕，詒經攷史，盛業時聞。荒哉！荒哉！猶未極也。

若夫江淮以北，河洛汾濟之間，悠悠中原，古聖所宅，詩書禮樂之所自剏，儒墨諸教之所自興，昔人所謂華夏之區與蠻夷殊者也，而今何如哉！齊趙韓梁，四顧茫茫，東盡燕屨，西窮秦鄉，積孽春慘，飛塵晝黃，中原庶賤，無力農商，十九業盜，循厥故常，天荆地棘，行旅斷腸，須臾不戒，以我益糧。噫！吁！嘻！溝洫久廢，汙萊彌望，政猛於虎，吏殘於狼，彼民救死不暇，奚暇講仁誼而慕文章哉？是以嵩岱恆華左右之民，求其粗知八股，略辨四聲，已如將霜之蟬，餘秋之螢；又安得所謂尹說之倫，華夏之英？登高懷古，黯然傷神，誰使人荒至此極者，豈山川之氣盡，抑養誨之制淪歟？……

國粹論成於晚歲，爲文平易。其開首即云：

「於論理學，凡名詞有反對，有反對。國粹哉，國粹哉，於文粹與糠爲反對，是故宋衡敢剏立其反對之名詞，爲國糠矣。粹之界說，以有益於其社會者爲斷；糠之界說，以有損於其社會者爲斷」。

其後將粹糠二詞，加以分析，略謂「國粹之上有種粹，有人粹；國粹之下有族粹，有省、道、府、廳、州、縣乃至一城、一鄉之粹，非可漫然概目爲國粹者。苟以人粹種粹爲國粹

焉，則於論理學爲犯以廣爲狹之病；反之，以族粹爲國粹焉，則於論理學爲犯以狹爲廣之病矣」。又云：

認粹宜然，認穢亦宜然。故如但舉抑女之一名詞，則非國穢，非種穢，乃人穢也。何也？以今諸色種人皆尙抑女故，所異者抑有重輕耳。若舉抑女而及於令女纏足之一名詞，則非人穢，非種穢，且非國穢，乃族穢耳。何也？以我大清帝國中六族，有此穢者獨漢之一族耳。豈可妄指爲國穢，以窺滿蒙回苗藏五族哉？然但曰令女纏足者，爲我大清帝國中漢族之族穢，則於論理學猶犯有宇宙無宙界之病；（宇宙宙界之名詞，爲光緒二十一年宋衡箸宋氏論理學時所擬立），必於「漢族」二字下「之族穢」三字上，增「宋代後」三字，乃爲宇宙皆穢，而不鄙於論理學家矣。蓋漢族中令女纏足之一穢，爲宋代後所獨有者也。豈可不立宙界，而但曰族穢，以窺宋代前之漢族哉？烏呼！先師之言深矣，切矣！今之自命衛道，主張復古者，動曰保粹保粹，何嘗能明粹穢之有別？其於粹之尙存與否，穢之盡棄與否，更茫然也。甚至以穢爲粹，奉爲玉食，蔽塞人之聰明，替亂人之思想，此先師所爲蒿目於九京者也。夫米穢之中固含有少量之生命素；然必待專門家之化驗提鍊，始可服用。斷不能以穢爲飯，爲青年之常食，使之稿項黃馘，未老先死也。善夫蘇君之言曰：「今日神州多難之秋，國危南渡之際，尙有提倡復古，錮民聰明……行見維閩媚世之學，重邀世寵；而孔門大同之教，終於束閣矣」。切中

時弊，何其言之沈痛歟？

自民元前十年春，奉到先師贈詩，余卽束裝東渡，留學日本。翌年春，先師薨止，因得從游於大阪東京者數日，見其言談如昔，而瞻懷故國，傷感益多。民元前三年，余返國，知先師已歸里門，方欲浮海重謁，而翌春遽聞夢奠矣。嗚呼！焉知曩昔之侍教東瀛，遂爲末命也。今忽忽四十年，學無成就，媿負本師。僅就警欬所承，追記如是，聊用自警，并以代序云爾。

三十年二月十八日

敘

晚清之世，浙東有宋先生平子者，志存康濟，學究天人，壯歲游四海，遍交名士，相與上下其議論，剛稜四注，當者披靡；而遭時多屯，學不得行，窮愁著書，怫鬱以終，迄今垂三十年矣。

文字飄零，廣陵散絕；今世多不能讀其書，並其名氏亦不知。史家秉筆，往往漏舉；就中除蔡子民氏在所著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書中偶涉一筆外；餘自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蔣維喬中國近三百年哲學思想史，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以下，皆不之及。遂使此三十餘年前之偉大的啓蒙運動者及文明批評家，不復爲世人所知所重。

余生也晚，未獲親炙，束髮受學，卽聞人言：先生髫年赴宴，席間有以「冬荀炒羊肉」屬對者，先生應聲曰：「春風送馬蹄」。吐氣如虹，神爲之王。嗣後稍讀其遺書，心益嚮往，恨不得窺其全；比厄亢龍，中更憂患，益覺先生疏通知遠，夙識過人，而同情洋溢，血淚俱迸，爲尤感人深也。私謂先生膺世之功，啓蒙之力，不在並世康梁嚴章諸子下；而其排陽儒陰法之學，斥似是而非之論，判神州長夜之獄，申孔門大同之旨；兼綜新舊，兩屏漢宋，論分高卑，一本治平，有非餘子所可幾及也。願以狷潔自好，中立洛蜀，晚歲陽

狂，世多不諒；時輪一轉，遂淡人記憶矣。

今共和建立，思想解放，人人知談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矣；有知數十年前對此諸說大聲疾呼，一唱三嘆者乎？今婦女天足，婚姻自由，人人知平等平權爲天經地義矣；有知數十年前倡女學主不纏足者乎？今人習知摺擊封建思想，破除舊禮教，有知數十年前痛詆洛閩之偽教，闡揚黃顏之絕學者乎？數典忘祖，鍾以缶惑，此瘋狂之年（The Year of Madness）一八四八年之德國革命（黑智兒之所以被誑爲「死狗」(Dead Dog)）；五四以來康長素之所以被譏爲「頑固」；而先生所以生前寂寞，歿世不稱者歟？

余猥以明時，自傷僂蹇；讀先生遺文，益悲其不遇。比量身世，頗有同者，雖問學遠遜，而志行不異；地獄莊嚴，抱大同之絕想；生民苦樂，詎饑溺之忘懷？奈躬園兩屯，心力交悴，樓臺未現，險象環生。豈歷史之誤會，抑世界之未濟？撫膺自問，所當共嘆者矣。

於是發憤著書，傳先生之生平，闡大同之弘旨。唐虞世邈，聊寄我懷；靈犀一點，脈脈相通。世有聞風興起者乎？則先生遺書猶在，不難覆按也！乃選其遺文，次爲一集，藉旌前脩之志，而興後起之思；論世知人，俾史家有所取資。至其志學文章，詳余所撰評傳，此不贅已。

二六年五月十日鄉後學蘇淵雷謹記

一 支那有一士

「支那有一士，破跡居越東。抗志希儒素，篤性秉淵沖；意曠九州外，神遊三代中。如傷倦心目，無告哀殘癯；一夫苟不獲，叢疚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嵯峒；著書累萬言，吾道末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污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沽國俟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已矣吾何悲，矯首咨鴻濛。」（吳君遜·贈宋平子）。

「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嘉寶積經。……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緜屨。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平子無慍色。及與人言學術，剛稜四注，談者皆披靡。……平子雖周謹，顛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粵粵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意，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章炳麟·瑞安孫先生傷辭）！

平陽宋平子先生之死，迄今垂三十年矣。時輪所轉，歷史無情；此三十年中，多少風雲人物，文章功業，彪炳一世者，曾幾何時，皆在時代之颼輪下，宛轉以去。推陳出新，得時爲大，世界無窮，人生有盡，斯固然矣。然與先生並世，若譚復生康長素梁任公章太

炎諸子，往所嘗與上下古今其議論，而各思以道易天下者，文章事功，各有成就，今雖往矣，猶爲世人所稱道弗衰；獨先生以天人之學，王伯之才，厄於時運，百不一展，生前寂寞，歿後無聞，今且爲舉世所遺忘，是重可悲也。

歷史酷矣，生命更酷：有時故與嘲弄，精力已衰，猶使汝自撕歷史，而過乏味之殘年；有時嫉妬成性，多方磨難，不惜奪汝黃金之時期，使齋志以歿，歛恨而終。劇奇華於初胎，蝕白日於中天，亦可哀已！

然此雖不幸，猶可全名；外似促命，實係憐才。卡爾有言：「拜倫之死，適得其時，蓋彼時已有反動傾向；雪萊正當萌芽未來偉大思想而以一大事因緣出世時，竟中道夭折，是以可惜」。同爲短壽，有幸不幸，歷史前例，頗不乏證；第此種論調，不免唐突前賢，時代長進，生命日新，固難逆料也。然事後追思，亦含至理：往者不論，近如康長素若殉難於戊戌政變，嚴幾道若嚴拒列籍籌安而被殺，則二賢名節，當不致有所虧損矣。

準是立論，復生平子二人，一以蒙難早死，一以不遇促壽，其猶不幸中之幸歟？跡其言行，二人將爲拜倫與否雖不可知；然其所萌芽之合理思想，含苞待放，固有似雪萊，一旦摧折，彌可惜耳。

復生殉國，志行大白，慷慨悲詞，光芒萬丈，不啻晚清思想界之彗星；先生則一啓蒙運動之先驅，身抱周官大同之絕學，悲天憫人，思援溺天下濟度衆生之仁者也。復生世不

乏知者，且勿論；先生學不得行，及身而絕，表章闡述，固後死之責矣。

尼采嘗言：「人活於墓」。此支那一士，三十餘年前之啓蒙運動家，其學術思想，轉在世局劇變後之今日，始爲我輩所認識；其歷史使命，有待我輩爲之重估，而給予合理的評價。

今何時耶？由鋼鐵時代進至電氣時代；由羅曼諦克進至寫實主義矣；而先生所懷抱之大同理想、周官制度，其物質條件，今亦已具備，且在實行中矣。然則先生之思想，卽我輩之思想，先生之精神，卽我輩之精神也。靈犀一點，息息相通，今日而讀遺書，傳生平，其情味之親切，更不待言矣。

中國近代思想史第一頁，敢以先生託始焉。

二 宋平子之生平

先生姓宋名衡，初名存禮，又名恕；生時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字平子，號六齋，別署不黨山人。

清同治元年，壬戌三月十二日（西曆一八六二年），生於浙江平陽萬全鄉之鮑陽。時英法聯軍初罷，而太平天國尚未平定也。

其先世數百年無仕者。父賓家，邑廩生，喜宋五子書。以公方信鄉里，邑有公善，無不與。

先生生而多病，七齡之內，幾死者數，十齡病目幾廢，自是以後，至於弱冠，無歲無病，病又多危，重以不遇，怫鬱以終，得年僅四十有九；跡其生平，可分三期：

自始學至二十五歲父卒，牽眷移居瑞安，爲第一期，亦即少年時代；自二十六歲赴滬從孫鏞鳴（渠田）稟闕講門書院課卷，至戊戌政變後憤鬱病居海上，爲第二期，亦即壯遊時代；自主杭州求是書院，至家居病卒，爲第三期，亦即晚退時期。

少年時代

先生幼有異稟，三四歲時，尊長每賜餅餌，先生必請朱書「仁、義、禮、智、信」五字

其上，否則盤辭。

七歲卽能誦讀，過目不忘。善屬對，有「黃花舖滿江頭地，白水漲來峽口山」句，爲時傳誦。

八歲就學，未一載卽能背誦易詩書孝經論語孟子及小戴記之大學中庸篇，春秋左氏傳半部，唐宋八大家文數十首，唐人詩數百首。

十歲病目幾廢，矐然若失精。

讀書有間，喜作翻案文章：誦春秋左氏穀氏傳，舉其是非謬於聖人者數十事；讀朱熹綱目，舉其書法未合於情理之公者數大端；著論責錢鏐爲唐疆臣，國亡降賊大不忠，錢俶棄祖宗地，大不孝，而蘇子瞻反盛表其忠孝，違公是，大不可訓。

少時抗志先賢，嘗賦述懷古體長句，自期周姜齊侯，漢諸葛武侯。

好發奇論，不囿於古人：誦戰國策史記，則慕兵家，縱橫家言，俠烈家行；誦王陽明氏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誦荀子，頗然其「性惡」之說；遊南宋故都，著論悲岳少保拘牽世義，不自取中原慰父老，徒死獄吏手。此過人之議，非常之論，才士所難，不謂先生於髫年得之；夙慧驚人，從可知矣。

十六歲，爲邑諸生。

此時期中有數事，實彼一生學行所關鍵，不可不書：

(一)八歲時瑞安孫鏘鳴過其家，奇之，妻以季女思訓。景爲先生得從衣言（季西）鏘鳴兄弟治永嘉學獲交衣言子詒讓（仲容）研究內典百氏學之始。

(二)十五歲時識瑞安陳黻宸（介石），自謂「生平懷抱知己以陳介石孝廉爲最」，黻宸治鄭樵章學誠文史之學。

(三)十七歲時識同邑金晦（遷賢），始知有顏習齋氏顧亭林氏之學。先生贈金晦詩，有「顏李正傳在甌略」句，自註云：「浙中顏李學派自戴子高氏逝後當以先生爲第二人」。同時識樂清陳虬（志三），虬治蘇軾陳亮之學，虬兄國楨（仲翰），治易象數學兼禪學。此數人者，抗志高遠，聲氣相投，本隱居求志之義，結求志社。先生皆從問大義，多所啓發，而超悟詣極，往往不爲古人所蔽。

(四)十九歲時，受顏習齋氏之書於外舅孫藁田，藁田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先生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爲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

(五)二十五歲時，父賓家卒，不見諒於兄弟，家難以作。先生大受刺激，實一生憂患之開始也；別有宋衛家難記，紀其事。

先生嘗讀書窮山中，日以一撮鹽配脫粟；家遣傭人至，先生爲設蔬，費錢數十，傭不能下咽，先生自食如故。其勤苦如此。名師益友，諮訪必至，無間遠近，一出至誠。陳介石「宋平子哀詞」記其少年遺事云：

「自余十三歲，卽聞平陽有宋生，天人也。越數歲，君自平陽應郡試，道瑞安余遇君於路；君古貌岸然，與常兒異舉止，余自覩形穢，不敢交一語以去。後乃讀君所作賦數首，益驚嘆，以爲古司馬相如揚子雲復生也。又數年，君過余於郡治之旅舍，是時座人滿，君昂然一揖，謂余曰：公何事？余曰：無事。君曰：公學爲伊呂歟？顏孟歟？余目視舌橋不能答。然自是君屢過余，余亦竊私喜以告於人曰：宋生幸過我。余時固年少，然喜從老成人長者遊，聆其議論，與韻頗其意氣，當時與余相過從者，或年倍於余，或數倍，皆志節凌厲，居常自期許爲豪傑聖人，不屑隨流俗，然皆心折宋生，自謂弗如遠甚。」

「君於諸儕輩，最號稱善談，口滔滔，常連數晝夜不寐，必無倦容。君於古人之書無不讀，必能識作者之意，於其是非得失，割然如目覩色之黑白而指證之。君於余有問必答，答必詳，有疑焉，爲委屈而道之，必得徹其意而後已，必皆如余腹中所欲語。」

「君於天下事，必若有前識，於其後觀之，如符券之操必應，而無絲髮之異。當是時帖括盛行，風尚靡一世；君乃思以所學易天下，獨肆力於政治社會之言，姚姬微辭，孔墨精旨，玄覽真宗，東西哲理，諳然節解，益達其祕。又慮其懸而無所寄也，必欲求異人而師之，日行百餘里，足躡首濡，於山之崖水之濱，庶幾有隱君子焉，不

間真僞，冀得其似；以至鄉曲愚夫圍役走卒，一節之長，諮訪必至。許布衣拙學者，方與陳志三令遜齋諸人相砥礪，爲經世之學，邀余與偕，所謂求志社也。拙學一日謂君曰：『某也賢，去此百里；某也才，去此數十里；某也爲方外之學，去此百里外』。是時督憲使者按溫州，余與拙學諸人同舍居，君日必一來，翊日獨不見君來，或曰：『試期近，未生宜有備，將不來』。余曰：『不然，宋生或趨訪某某君耳』。至夜君果復來，謂拙學曰：『吾見某君見某君矣』。有道人某者，闢一室，居不食粟米，積腐狗貓死鼠之類，置席間生啖之，臭穢撲人鼻，近之則生噁，十步中蟻蟲盈盈然，地上恆徧，有客來輒自搔其背，膚格格有聲。君嘗與余同詣之，余見有難色，而君與靜坐相對，鞠躬求教，竟日乃出；謂余曰：『學問之道，何有成見，我安知其非異人也』。一日，與余行野中，見一僧負鋤至，君遽悚然避之，立道旁，如遇尊長有位者然。余問之，曰：『是大慈悲佛弟子也；我敬佛弟子，我敬慈悲佛』。又云：

「憶余年二十餘，猶未脫少年輕薄之習，嘗從稠人中聞人言人家帷薄細故，稍稍附和，作戲謔聲不自禁。君輒厲聲責余曰：『是人間大可悲傷之事，公不知哀之，而取談笑以爲樂，公何謂？公甯有人心歟？』」

「余自遠道歸家，家人爲余殺雞，余聞其聲哀，置之；既而私自念曰：『我輩當

爲生民戮力任天下事，生殺人惟所處，不能效婦人女子，煦煦不忍於一物之死。適君來，以告君；君曰：『始念聖也，轉念禽也』。余聞之慨然。

「一日與君觀魚於湖側，有大魚銜鈎而上，勢若墜。旁立者數十人，皆拊手慶得魚，或切切祝其勿失，魚忽大躍逐水去，則皆大詫，作歎息聲、有色然怒者，余亦爲漁者惜之。君曰：『魚方死而得生，君喪心歟？何狂也！非仁人君子所樂聞也』。

「君性善哀而篤於用情，悲愁之色，常溢於面目中，淚常滿，潛潛然終日無斷，時或作終夜泣，穿衣枕常溼，或成血，以故目似失視。嘗與余書曰：『我心中事不可說，一說出來便眼淚打斷談鋒矣』。君無貴賤貧富，皆平視之，其論人無親疏德怨，爲評隲其是非，以爲是，則哀稍止，非歟，則愀然作大悲痛色，若不得其人而告之。君雖當快意縱談時，聞有人哭聲及病聲呼暑者，遽變色爲泣數行下，見有行道乞者，或老人婦女，抑病廢有痛苦狀，必哀而問之，舉所攜以贈，必盡而後止。

「嘗與余觀獄中人囚，一丈夫森然立，凶悍不類恆人。余曰：『惡人也』。君曰：『有司者之過耳，彼何罪』？爲哽咽不食者竟夕。遇人奴婢，如對其主人，曰：『彼亦人子也』。

「君喜果食，而厭羊豕生物之類，常太息曰：『人生不過數十百歲月，然所殺物必數百萬計，且且而爲之，於心安歟？無仇於我，我食其肉而甘焉，必大不仁而後

已。恣一己口腹之欲而戕天地生物之心，而謂仁者爲之歟？有蚊集君之膚，君不忍殺而驅之。余問之，曰：『我苦癢耳。蚊令我癢，我不忍令蚊死也』。余曰：『不殺蚊而驅以囓人，於蚊仁矣，於人則不恕』。君曰：『蚊之罪要不至於死』。君之言類如此（平陽縣志九十四）。

其生活態度之嚴肅，同情心之洋溢，可見一斑。綜上所述，此時期中，先生因處於僻左，困於家境，雖天才穎發，學識過人，然其生命的發展史，頗有先天的缺陷焉。

卑議前敝有云：

「弱冠以前，既困於病；及至弱冠，體稍強矣；然拂心之境，月異日新，俯仰愁嘆，生趣幾絕，惟持佛號，不能他學。丙戌遭戚，手足無措，境益險隘，非人所堪，幾死者數。天幸得脫，遂浪迹江海，捐境廣心，痛自振奮」。

又報張竹居書云：

「文章之事，自古難之。悟由天才，成亦天數；悟而不成，斯實可悲。其故有四，早逝不與。生長窮僻，無籍無師，晚出遊梁，精華已衰，一也。人事牽制，老守室廬，米鹽零雜，煩苦持籌。口富於讀，目囿於見，縱受義法，終乏奇氣，二也。科舉之文，風格斯下，貧賤累人，不能不事，近朱易紫，習染難移，雖如歸方，尙猶有

恨，三也。奔走衣食，執筆簿書，酬應苦泛，神思鮮暇，緣隙動墨，詞不逮意，四也」。

此雖泛論文事，實係自道苦衷。又云：

「至如衡者，八齡入塾，十齡卽因病廢誦。居邑僻陋，四無書聲；晨夕相對，惟有藥爐。志學年華，黯然別我。年近二十，始稍稍出門，從同郡士大夫遊，略觀周漢唐宋之書，頗聞當世名公之論，意常少可而多否也。每有所得，自以空前絕後，誠不悟其愚淺，則慨然有自立意，而弱軀不耐攻苦。又應試之業，誤其光陰，拂心之事，挫其趨向。窺一臆百，奮筆騰舌，好談古今，輕詆人物。閱歷漸深，艱難益甚，摧落校氣，斂改矜容。昔也自喜，今乃大慚，朝有所言，暮或覺陋。區區之意，欲得同志數人，棲息名山，屏絕塵事，以專從事於鍊性讀書。如是者五六年，然後驅車策馬，遍遊赤縣，遠海而西，放於歐美；政俗之殊，無所不悉；奇傑之士，無所不交；名勝之跡，無所不覽。今得如是，雖於經世之業，未知何如；至於文章，庶可自立。自度現境，遂願實難；外觀斯世，隱憂方切。耿耿不寐，中夜徘徊……」（六齋無名文集）。

此書作於光緒十三年丁亥（西歷一八八七年），先生時年已二十有六矣。前訴苦衷，後敘願望。此汗漫遊之奇想，先生所數數神往者，既始終不遂；而先天的缺陷，又無法補

充，宜其老死牖下，抱道以終矣。

壯遊時代

先生自二十六歲赴滬，從外舅孫鏘鳴襄閱龍門書院課卷起，至戊戌政變後，鬱居海上止，此十餘年間，自上海，而南京，而杭州，而武昌，而京津，襪被南北，旅食無恆，其間以居滬爲最久。

自襄閱課卷，而掌教；而說張之洞；見李鴻章，充水師學堂漢文總教習；入申江雅集，討論國是；主杭州越世報，終不得志。其間出使俄德奧荷欽差大臣許景澄，曾奏辟爲隨員，病不果行。

遍交天下士：識李鴻章，稱經濟知己；師俞曲園，稱文章知己；友譚復生孫仲瑜張季直夏曾佑章太炎吳君遂丁叔雅張經甫蔡子民梁任公童亦韓胡鍾生等名士，議論縱橫，每爲世忌。

所至輒從師友假四部籍及近譯白人書，窮閒暇披覽之，弗輟舟車中。自謂「弱冠後見浙西李壬叔氏所序德國學略，扶桑岡本子博氏所撰萬國史記，及南楚郭篤仙氏、扶桑岡鹿門氏之緒論，悄然以悲，泣數行下，曰：『嗟乎！秦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已而又得見大儒黃梨洲氏之書，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

在此矣。此剝之所以復，否之所以泰，唐虞三代之所以盛而美英日本等國之所以四民樂業月異日新者也。苟有權力者咸克以黃氏之說爲體，以顏氏之說爲用，則大同其幾乎，豈但小康哉！」（卑隨自敘印行緣起）？

「又所至輒從居者行者隱者名者，官者幕者，兵者商者工者耕者，蠶者牧者，漁者鹿者，醫者祝者，相者卜者，主者僕者，歌者哭者，訪求民所困苦，士所競爭，風俗奢儉，錢幣絀盈，販運暢滯，製造窳精，形勝潏存，水利廢興，田野荒闕，戶口衰盛；稻麥豆芋，茶果藥蔬，棉桑麻葛，松杉竹蘆，雜木煙草，油酒鹽魚，牛羊雞豕，瓦石金珠，大小百物，凡民所須；郡邑豪俠，賈卿大夫，黃冠緇衣，劍客文儒，淑女貞婦，禽舅獸姑，劫竊里殘，優娼博徒，賦役稅釐，浮勒追呼，傾貲蕩產，嫁母棄孥，鬻獄蔽罪，刑良承誣，筋骨壞折，血肉模糊，輕則軍流笞杖枷拘，重則斬絞淫掠焚屠，節壽規上，冰炭敬都，既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昏乎若迷，昭然若覺，乃作而嘆曰：『悲哉！儒術之正，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悲哉悲哉，知此者鮮矣！」

（卑隨自敘）！

於是發憤著書，光緒十五年（西歷一八八九年）居杭州七寶寺半載，覽天竺經數百種，營取佛說中可與歐羅巴洲新說相證者，爲印歐學證二卷，稿佚；又著書數十萬言，有

申周學重孔問等篇，名曰高議，卽古大同說，成而藏諸石室，俟求曠劫，或遇海內通人志士時，共吐抑塞，相與嬉笑怒罵，痛哭流涕；然言多驚俗，旋火其稿。十七年居滬，別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指病，下二篇擬方，自敘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曰「卑」；十九年以後在燕，著子通、先哲鳴冤錄，未成稿佚；著津談十六篇三百九十五章，甲午戰敗，著籌邊三策，南下居滬，又著朝鮮大事記關中原人荒議佛教起信論三書，稿半佚；凡數百萬言，而報章論說不與焉。

此期中先生交遊漸廣，識見更高，而牢落尤甚。與張竹居書云：

「衡不自度量，極欲有樹於世；而名場多磨，十年屯蹇，秋悲春怨，燕雁笑人。頗思隨節出洋，及游督撫大幕，藉擴陰陋之胸，稍洗酸寒之氣，前客秣陵，卽擬借重雅譚，南見省帥，參撫番之圖，贊清賦之畫。徒以名微年穉，欲言囁嚅。客歲函託同鄉京宦，謀隨駐美星使，機緣多阻，事不果成。冬間回里，伏處一年，鉛槧曠親，米鹽疲慮。先君在時，舍間粗給，邑里苦瘠，相形見裕，公捐私貸，多漏寡償，加累食指，時憂不繼。自遭大故，重以分析，每歲分入，僅乃百緡，意外虧短，在所不論，一切食用，盡出其中。又此百緡，皆仰田穀，豐登歉收，天實主之。南陽躬耕，深慚不敏，委之於佃，頑抗時有；一紙到官，非金不靈，歲入幾何，其能堪此？隱忍不發，抗則漸多。亡父未葬，慈母在堂，弱弟幼妹，婚嫁方來。雖有公費，爲數無幾，

鄉俗崇侈，動須另籌。東甌僻左，謀生途狹，區區館穀，爭者如雲。一尺青氈，坐困非願，分外之財，義不苟取。刻薄自奉，幾等原氏，年時每及，猶覓周臺。內飽貧味，外冀富望，所識窮乏，罕能察諒。少陵廣廈，未現樓臺，季路輕裘，尙在原野。以言爲贈，不如財之悅人，乞鄰而與，每謝瓶之罄我。種種掣肘，令人無地。可言之難，其略如此，難言之難，乃倍蓰焉。

「少年遠遊不百里，一饑能使走天涯」。先生自父卒後困於衣食，雖有遠遊之意，澄清之志，無奈機緣多阻，事不果成。家居課館，更覺無聊，益以農村破產，租穀短收，身爲沒落之地主，猶留士夫之身分，不甘合污，遂爾困頓。此猶限於物質生活，至精神上之痛苦，更有甚於此者：

又「輔嗣談經，不泥於跡象；知幾悟史，皆得之胸臆。汝南許子，羞同趨炎之評；城北徐公，隱懷奪美之懼。蛾眉見妬，何待入宮？牛耳爭持，中傷投杼。楚國多蠅，難爲白辟；衆口鑠金，吁嗟可畏。高天厚地，常踟躕焉。雅有延生之嗜，苦乏鄴侯之藏。彥升異本，固自絕無；子才誤書，亦復僅有。久假不歸，人將憚爲常景；一覽便記，自愧不如正平。雖得指歸，終忘章句；欲事撰述，率阻披尋。二三同調，少達多窮；或倦遊遊世，希風長沮；或改節諸俗，移蘇季。曹子建發義，無所與展，塊然獨處；陶元亮讀書，每有會意，悲逐欣來。水火交攻，深悼陋儒之蔽；絲竹滿座

，不解志士之顏。莊周荒唐之論，開卷而暫遣；屈平芬芳之怨，援筆而即集。順德少詹，來典浙試，親戚故舊，謬相慰慶；以爲雕龍孤詣，當被賞於休文，賦鵝俊才，必蒙薦於北海。三場拙作，頗不猶人，多宗古誼，兼采西書。敝省名宿，覩而擊節；咸謂語言妙天下，絕類君房；風塵識神駿，待賀伯樂。適逢戴笠之交，遂作守株之待。澹臺貌陋，素昧子游；東坡目迷，竟失方叔。留滯武林，棲止僧舍，霖雨連月，鎮日兀坐。荒草不鋤，秋蟲鳴且；鄰垣壞傾，夜半驚人……（六齋無均文集）。

先生論學既鮮同調，又貧不能致書，省試不售，蕭寺獨臥，種種不幸，連翩而至；如泣如訴，溢於楮墨。

荀卿有言：「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莖非能長，所立者然」。先生內乏父兄庇蔭，外無達官爲先，困學孤聞，所遇偃蹇；轉視同時同郡之孫詒讓，不事家人生產，專心墳籍，有玉海樓藏書供其披誦引證，且得隨父任幕遊南北，交天下士，論天下事者，相形之下，其幸不幸爲何如也？鬱居不樂，駕言出遊，登大墳以舒憂，據思古之幽情。於是：

「時以閒暇，四出覽古：東拜朱祖之陵，北泛玄武之湖，西憩勝棋之樓，南登雨花之臺。每有吟咏，輒獻左右。建業之遊，誠不可忘，流光如矢，忽已三年。雖云華妙，豈勝蹉跎？感懷不寐，慷慨鬱抑。起誦楞嚴，求定終亂」。

時方大水，頗切時憂；嘗欲上書言事：

「北城以外，極目汪洋，怒蛟起蟄，數百千數。浙西浙東，大被水患，衝要鄉村，盡歸魚鼈。近憐民命，遠念天變，長白改觀，太和遭災，郊壇之火，尤駭聽聞。仁人君子，杞憂日甚，京朝府論，猶不可破。欲矢精誠，上書伏闕；徐樂徵亂，較土崩瓦解之重輕；仲舒策治，譬止沸更張之失得。而漢廷高爵，非復可取於立談，洛陽少年，况未獲交於當路。苟犯忌諱，禍將隨之」。

又欲渡海爲客卿：

「日本志士，舊識一二……窮途熱中，頗欲乘桴。既卒慮之，客卿難爲；名高兩忌，易及於難，明哲保身，昔人所戒」。恐精誠不達，轉以致詞，上書作客，終非善計。思遠遊以盪志，寄遐情於方外：

「淮南故人，貽書招隱，願棄諸生，飄然遠遊。從師入岳，結友事仙，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騏驥伏櫪，相者舉肥；深厲淺揭，焉用栖栖？鄙哉硜硜，擊磬徒悲。商山有草，其名曰芝，千年一秀，可以療饑。毛羽豐滿，白日高飛，下視九州，天風吹衣。今子不往，曜靈其馳。舊披丹經，頗窺理蘊，方外之士，謂非鈍根。厭苦塵網，亦欲從之；願義牽情，沈吟不忍」。

既不甘隨俗以浮沈，又不能遺世而獨立，遊仙未果，轉思講學：

「或又勸以創設書院，收召生徒，昌永嘉之舊學，參歐洲之新書，藉東林之聲氣，萃南園之豪英，振詞章之浮靡，通訓詁之鋼蔽，發性情之痿痺，破經濟之影響。仲淹綺歲，廣授於河汾；伯安頓教，彙采夫釋老。天下自亂，吾黨自治，彈琴歌和，以思美人。時命大謬，深根而待；風雲忽會，崛起爲雄。斯亦隱居之至樂，儒者之遐圖。但鸞翼之負，必藉厚風；鯉鱗之化，終資高浪。江東一介，未列州評；聚徒講學，茲事良難」。

設帷講學，儒者所向，第無同輩標榜，有司鼓吹，亦難成事。

「再四圖惟，仍望垂皎日之末光，照幽谷之小草；分條風之餘力，拂寒林之枯枝。相國親兄，新代南皮臨督兩廣；兩廣難治，甲諸行省，南皮生長富貴，不識民情，襲博驚愚，非有心得。寵任門丁，辱呵方伯，廉士不前，鄙夫用事。目錄之學，其效如此。李公以中興老臣，受邊疆重寄，宣武布惠，必當一新。願得長者片詞，俾分幕府專席；作書草奏，展陳阮之微長；察村詢疾，襄范韓之偉績。又聞五嶺之南，山川奇險，神仙之所窟宅，隱遯之所棲遊。庶因暇日，恣意幽探，溯流而上，放於蒼梧，弔重瞳之孤墳，嗟夏后之德衰。子長文章，或得斯助；君平道德，倘逢其人。受賜無窮，終身銘刻」。

時李鴻章之兄瀚章方督兩廣，先生因懇張竹居（鴻章甥）紹介入幕。先生仁者，拯世情

切：伏闕上書，不敢犯冒；遠託異國，於義未安；聚徒講學，號召匪易；結社議政，又所忌憚。惟有假手驢吏，出入幕府，一展其懷抱。故屢試屢求，期於必得，自非志在干祿者可比：

「亦知孟嘗門館，彈缺多才；終恃司農言談，推轂有味。倘此邦難圖，則他省惟命。東侯兩伯，不問其賢否；國士衆人，一任其禮慢。列躡珠之上客，固欣處囊；置濫竽之下舍，亦姑託食。何者？神龍失水，不勝螻蟻之侵；壯士失所，不勝庸孺之侮。良禽急於求棲，豈暇擇木？丈夫不能自立，安敢驕人！或乃未識弄璋，幸得釋褐，憑祖父之恆產，供飲博之日需；恃鄉鄰爲魚肉，襲禮義之毛皮。昏夜乞憐，白晝縱樂，既醉既飽，坐論高節。陰嫉勝己，吹竽引批；深文入罪，必使不伸。遂令太息流涕之子，反蒙僞學之譏；長歌叩角之賢，轉獲躁進之刺。逐臭孔繁，應聲成種；悲哉悲哉，云如之何？此叔夜所以示玩世之容，孝標所以廣絕交之論也。」

親戚長老，里巷故舊，愛我實深，亦致戒諷；謂年末三十，而牢騷太甚，將非載福之器，殊戾養生之宜。不知劉蕡蘊欲對之策，幾寒往而暑來；唐家釀將發之禍，方日新而月異。空結仲長良田廣宅之想，并乏侯生抱關擊柝之任；雖異蔡澤躍馬疾驅之情，頗同祖遜聞雞起舞之志。昌黎貶亢於鈞軸，豈徒然哉？仲蔚不安於蓬蒿，非得已也。惠子知我，必深鑒之。」

先生之志苦矣。又云：

「倘帥幕總不可闕，則更有請者：上海爲通商大埠，一切見聞之所萃聚，可以討究時務，涉獵西學。現念遽觀察，係尊府至戚，願憑尺素，託挂賤名於洋務局，庶藉薄入，以爲旅資，緣與聞以窺國政。如又不可，則請求一書院講席，或藩臬鹽學以下之幕；固無聊之極思，亦慰情而勝無。至相公節署，羣士所歸，李說縱甘，鄧聽恐厭。且海漫筏稀，於今爲甚；薪芻有前陵之虛，邢尹有爭妍之嫌。所以魯客載贄，絕意令尹之願；魏君干祿，不掃舍人之門。或疑棄粟津而取迂途，忘親近而求疏遠，乃忠厚長者之心，非閱歷人情之論也。若得幸逢其適，爲介於張騫副使以行，采風於西國，志之存也，非所敢望也」。

所望極低，而竟不一途，偃蹇可知也。是年方二十有八，翌年卽至武昌，由俞曲園紹介，說張之洞，請變法，不聽；登黃鶴樓，賦詩見志：

「人間何處有黃鶴，我欲乘之飛上天。古今月色知同異，江海風帆誤歲年。正平高才足可惜，太白奇氣空自憐。解道營丹永別世，名心不斷誰使然？」

其上制軍書：

「衡之來，亦非無求於執事者也；雖然，蓋與衆不同。自輪帛之遠，久絕於林野；糊名之試，幾等於探籌。士之憐存濟世者，難固守孟氏不見諸侯之義，蹈呂鑿妄

希執轡之倨。必矜其風節，以遊說爲辱；愛其形神，以棲鍊爲樂；異於仁人之心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卑屈伺候，再三不已，斯誠鄙夫所爲，尹子羞之。

「衡甌越之賤士也。勝衣就傳，卽有劉子玄疑古惑經之識，范希文先憂後樂之懷。幼困於病，伏處鄉曲；長役於境，飄泊江海。門非王謝，援乏金張。黃茅白葦，諧俗之詞拙；春燕秋鴻，流光之感深。生二十餘年矣而功業茫然，憔悴日甚。介狷師原，誓絕於苟取；疏狂類賈，動忤於貴人。長卿之四辟，遂乃獨立，同甫之五論，未得徑上。夙齡遐志，起滅風塵；顧影數漏，黯然神傷。高樓之篇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美女之篇云：『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每誦其言，未嘗不泣下沾襟，思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也」（六齋無均文集）。

心懷之寥落可知。先生嘗作雜感詩云：

「百斛珠璣覓麗人，馬煩車殆逐風塵；細腰高髻成茅葦，皓齒明眸等鳳麟。蓋傷學校之不振，賢能之寡，而末學庸受者之多也。又云：

「慚負香山夢裏期，殷勤勸我餌丹芝；三春種蕙翻成悔，八月含霜不自持」。悲孤學之鮮隣，憚末俗之多忌也。

之洞時方以振興儒學自任，又雅好目錄以自炫博，西學所知，不過形下器械之末；先生以「歐化」之說進，宜其不見用也。

自是居滬著書，以自恣放，嘗額其寓爲「平陽宋平子著書之巢」焉。明年，（西歷一八九二年），入燕謁大學士李鴻章，陳三始一始之義，而以所著卑議

進。其言曰：

「變法之說，更僕難終；請爲相公先陳三始；蓋欲化文武滿漢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氣，必自設議院始；欲興兵農禮樂之學，必自改試令始。三始之前，尙有一始；則曰欲更官制設議院改試令，必自易西服始。」

「衡蓄三始之說，十年於茲；一始之說，亦五年於茲矣。與人談三始，猶有然之者；談一始，則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罵，以爲背謬已極，名教罪人。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蛙不可與語天，舉國皆狂而狂不狂，若之何哉，奚以明其然也？」

「蓋耳目不新，則精神不振；主持不彰，則趨慕不一。昔者趙武靈王患國之不足，令易胡服，以習騎射，而趙兵之強，遂冠三晉，卒能北卻匈奴，西抗暴秦。魏孝文帝患國之不文，令易華服，以習禮容，而魏儒之盛，遂追兩漢，卒能柔屈南朝，治安中土。近者東方之君，患國之因循，令易西服，以習新學，而千年積重，一旦頓移，卒能揚聲於西，稱雄於東。此皆易服之明效大驗也。然驚世之舉，非大智不悟，非大勇不決，此難與流俗人議也。事固有似迂而實切，論固有似怪而實正者，此類是也，流俗之人，不學無術，可與樂成，難與議始。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

成，天下委如也。向使趙魏之主，牽於舊臣之事；東方之君，阻於拘儒之諫，則必無赫赫之名，蒸蒸之象矣。然斯舉體大，誠非人臣所敢陳請，滿漢官制之更，亦若斯焉，然則所當陳請於上者，無已，其必首及議院試令乎？

「夫議院宜設，試令宜改，徹特相公大智，必當久悟；方今豪傑，亦頗能言。利弊昭然，寧俟煩說。然其條目，則慮各異者也。衡近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凡三寓言，私議變通之法，大旨歸重議院試令而略及官制，敢上左右。」

「夫易服更制，一切從西，策之上也；參用西法，徐俟默移，策之中也；不肯變通，但責令實，策之下也。上者欲言而未敢，下者諧俗而羞言，茲所言者，皆不上不下居策之中。視今日之政，則已爲甚高；較西國之法，則猶未免卑，故命曰卑議。願賜披閱，采取上聞；則衡身雖不用，而平昔所學，得以稍行，生民之苦，得以稍減，亦可以少慰十年之憔悴，略解當世之譏嘲矣。」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故時者最難遇，而勢者最可珍也。夫布衣窮閭之士，好學深思，獨具心得，忍其飢寒，以愛黔首，言甫出口，謗即隨之，腹中萬卷，無所宣達，此天下之至悲也。據勢獲時，功名蓋代，而過守慎言其餘之戒，坐失千載一朝之會，此則巖穴之儔所爲扼腕而深惜者也。」

「今相公應名世之運，樹非常之烈，受崇爵之封，宅首輔之職。建牙京畿，號

稱傅相；敕賜紫轡，儀同藩王。樞垣譯署，咸奉方略，門生故吏，多任封疆，此士之極致也。……今國家閒暇，主上聖哲，相公康強；不及此時建大議，挽大局，除周後之弊，反秦前之治，塞東隣之笑，禦西土之侮，使聖清有無疆之休，而相公增不朽之譽，事之可惜，寧有大於此者乎？相公密告，局外莫詳，區區之獻，或恐其陋。然有所欲言而不言，則非忠也，不能料相公之必已密告而蹈於陋，則非智也，與其傷忠，毋寧傷智。且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卑議厥列，抑或有相公所未暇慮者乎？或又曰：相公春秋高，聞人多，厭聞游談，將徒取憎。雖然，相公接士，盈千累萬，人志不同，亦如其面，相公固當不輕量天下士，衡又何敢妄度相公哉？

「渡海甫泊，風波未定，敢先略述所欲質者，評則具於卑議，然亦未詳也。相公閱後，如以爲有可采，願賜燕閒瞻顏色，將縱橫古今，以竟所質；如以爲無可采，則衡素聞幽燕之西，晉秦之間，太行華山，綿延千里，奇峯插天，石室錯落，中多異人，且饒靈藥。夙諷丹經，誤投塵網，方及妙齡，從師問道；墮聰黜明，以織結習；鍊氣保神，以求長生，豈與當世庸鄙之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哉？」（六齋無名文集）

書上，頗蒙李激賞，嘗稱於人曰：「燕生奇才也！」然限於資格，僅委充水師學堂漢文總教習，未足竟其才也。

在燕三年。甲午敗後，乃南下居滬。一面寒闈求是書院課卷，一面參加政治運動。海上名流所開之救國會，先生亦時與焉。時康有爲公車上書初罷，南下開強學會於上海，其徒梁啓超復創時務報以應之，倡言變法自強，一時名流多附和之。先生初亦同情，但懲於黨徒所爲，亦微露不滿，終未加入。其報王儒給書云：

「上海強會，開局客冬，嶺南康君，實尸其事。借重督府，號召聞華，本圖廣聲，卒被掣肘，朝獻報紙，夕奉勒停，其時京會猶未封禁。衡初聞斯舉，亦擬與謀；嗣以列名諸君，品雜真僞，頗或勢利情濃，詩書味淺，遂乃決然自外，不敢趨風。俄焉僞黨相攻，局事內潰，私幸守拙，得免分謗」（六齋無悔文集）。

其間曾擬請廣學校摺，未上。主張廣設學校，實行普及教育，而痛斥當時守舊師新二派之不徹底，似是而非。

又嘗主崇正安瀾書院掌教，兼主杭州經世報，爲撰論評。又爲杭州自強報撰序並擬綱目，分皇言政事文史新學異聞論說六綱，細目不具錄。其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有云：

「宋衡者，浙部南鄙人也。自幼悲盈後，慕姬前，學經天緯地之文，抱易法以儒之願。客遊四方，廣聽沈察，行年三十，知志不可稍就，乃痛哭流涕，絕學棄智，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乃與煙波釣徒張君、江湖散人陸君等，結千齡之盟，爲莫逆之交

焉。

「童學琦者，浙東勝流，悃悃好學，有友曰胡道南。歲甲午，東事起，邊民仇吏，引敵長驅，徵天下兵勤王，連營數千里，拒戰皆不利。乙未，割遼左臺澎，償兵費白金二百兆兩，以平。是役也，爲大清天命紀元以來未有之挫；然猶恃白種助，否則宗廟且危。帝乃憂之，羣公亦懼。乃稍稍弛禁網，開言路，士風一變；則爭言舍舊，則爭言自強，則爭言西法善西法善也。則紛紛然謀學會，謀報館；於是汪康年梁啓超等創時務報於滬濱，何廷光康廣仁等創知新報於嶺表，江標創湘學報於湖南，陳虬創利濟報於東甌；而童胡二子，亦慨然請於撫浙使者，將創經世報於臨安。

「宋衡棲於滬濱，閉門尙友，絕口時務，二子訪焉，告以所謀。曰：『君其同？』宋衡嘆曰：『有是哉，子之忠於桑梓也。雖然，清議之無權也久矣；子將爲清乎，則子之報必無幸矣；子將幸子之報乎，則必清其名濁其實而後可矣。夫清其名濁其實，度非子之所屑爲也；然則又奚創焉？稽山峨峨，鏡湖綠波，彈琴詠風，不樂云何？夫清議之無權也久矣，子盍休焉！』」

「二子曰：『雖然，其亦盡吾心焉。子爲我司刪錄且著論其可乎？』宋衡嘆曰：『有是哉子之忠於桑梓也，僕病未能同，甚愧子。夫刪錄文章，實持臧否，苟空炎涼，必府誇傷。將直道，身不保；將附勢，背本誓，安敢司！安敢司！夫衡久棲滬

濱，報館密鄰，赫赫諸報，炎暑鬱蒸，片紙隻字，未嘗乞登。誠知迂拙，無當稱；今子奈何，使蟻浮海，使魚緣陵？且子不欲報之與歟？使僕著論，有心者必愛，有力者必憎；夫有心者不敵有力者久矣，騶虞孤弱，豺狼逼人，縱我不忍，子寧不兢兢？雖然，不可無以答子之誠，其強爲子著論。攝之云乎？豈曰可真？若夫刪錄，敢謝弗能」。二子固命兼司刪錄，宋衡固辭，乃受專攝著論之約」（六齋無均文集）。

又欲組織神州哲學文學二會，致書日本漢學家岡鹿門氏，商討條例，且質所學，書

云：

「海西宋衡，敬問海東鹿門先生有道，無恙。衡，甌越之鄙人也。局促鄉邦，未曾東渡，然自幼聞貴邦山水之佳，文化之盛，神馳久矣。吳人張經甫與衡善，每論東士，必及先生，經甫敵邦第一流人也，而心中有先生，於是衡心中亦有先生矣。既又獲讀大著尊攘紀事觀光紀游二書，名實克副，欽慕益深。極思東訪高齋，治裝未遑，忽值戰爭，海疆鼎沸，食毛踐土，守法避嫌，不敢復夢扶桑，遙貽尺素。茲幸兩釋怨，玉帛重聯，則散人通問，法所不禁，用敢冒昧奉書，略質所學；且詢無關邦政之哲學文學要端數條，惟先生教之告之！」

「衡束髮受經，卽憎俗解。長涉百氏，自周末諸子至竺典歐論，咸究心焉。蓋昏乎若述者久之，昭乎若覺者又久之；然後乃敢自信，然後乃敢著書十餘萬言，以力攻

陽儒陰法之學。嗟乎！陽儒陰法之學，始於叔孫通，極於宋紹朱。其學陽尊孔孟，陰祖執斯，務在錮民聰明，拂民天性，驅民入於狃榛之域，奴隸之區，嚴防其界，使民救死不暇。以是迎合世主，世主便之，貴族亦便之；則號於世曰：某某純儒也，某某之學正學也。有能習某某之學者，吾顯之；有敢非某某之學者，吾罪之。於：偽儒之黨，羣執世權，民間疾苦，悉置不問，禮樂兵刑農工商醫之政，悉置不修，官吏肆虐，盜賊橫行，民不聊生，頻饑慘劫，其極至於屠城數百，流血萬里，名門婦女，半充婢娼，如昔金元張李之亂，而彼偽黨，曾漠然不少動。於此雖有人焉，悟尼父之微言，明子輿之大義，痛恨偽儒，口誅筆伐，如貴邦山鹿義矩物茂卿諸先哲其人，然寡不敵衆，正不勝邪，孤芳自賞，於世奚補哉！

「衡既著書十餘萬言，以力攻偽儒。其精者藏諸石室，雖未敢示人；其粗者如易歐服，師西律，改官制，開學校議院之類，則公言之有年矣。陽春寡和，偽黨切齒，年已逾立，未得寸柄；遂乃廢然，志灰興亞，口絕扶黃，專研心性之理，兼以文章自娛爾。」

「前見貴邦東京大學章程，集長萬邦，盡美盡善，內文學部有哲學漢文學二科。黃種聰明，本侔白種，培植既殷，通人必衆。邇聞貴邦學會齟齬，哲文二學，亦別有會，不勝馳慕。衡今者雖已絕口不敢復談邦政，然哲文二學，深雖關政，淺似無關，或爲

散人所可講授之學。故近與二三同調，擬創神州哲學文學二會，以救諸教之弊，起八代之衰。敬詢貴邦哲文二學要端數條，企賜詳答，所質鄙學大旨，未審以爲然否？倘承不棄，乞示高齋地所，以便續有質詢。杖履康強，撰述廣富，伏惟自愛不宣！

（六齋無悔文集）。

與章太炎甚相得，時有酬答，束髮篇答章太炎云：

「東髮惜分陰，常恐隳靈匿，鄉國號顏子，寧屑百夫特？弱齡蓬轉颺，逾立風垂翼；結客思黃金，黃金那可得？漫漫人海中，孤直吾道窮；盈盈嗟一水，彼美隔西東。夢繞天孫石，眼枯精衛功；朝雲非吾仇，不雨迷荆邱。登高望中原，塵沙暗齊州，儒俠流風盡，巨盜交獻酬。悲來獨哽咽，微管念桓侯。驅車且四顧，猛虎紛當路，婦哭一何苦？虎嘯一何怒？卞莊彼何人，慨然欲追步。追步不及東，追步不及西，追步不及南，追步不及北。四顧靈蹤絕，太息謝驂服，託命禮親音，移情存淨域。踽踽素己身，栖栖大澤濱，殷勤再三贈，強飯抑酸辛。緘口密復密，鯢鳩警騷人」。

爲之函介孫詒讓，又勸其讀佛經。太炎自述學術次第云：

「余少年獨治經史通典諸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不好宋學，尤無意於釋氏。三十年頃，與宋平子交。平子勸讀佛書，始觀涅槃維摩詰起信論華嚴法華諸書。漸近玄門，而末有所專精也」。

太炎嘗謂「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

與譚復生亦甚契。嘗謂「論交四海，何啻千百萬人，類皆一時選，而余待之以師友之間者，惟瀏陽譚君復生杭州孫君仲瑜瑞安陳君介石三人而已」。贈譚復生云：

「五十年來數壯夫，南州一郭聖人徒。神交昔墮千行淚，聲應今傳萬字書；重障已空盈火後，至悲猶有屈風餘。洞庭如鏡知何日，且喜湘陰道不孤。海外文明望九夷，書終秦誓豈先知？微言孔去何曾絕，大義劉輿漸不支。博士說行人盡婢，真儒身隱世無師。因君感觸平生怨，太息神州運若斯」。（莫非師也齊詩存！）

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先生摯友譚復生殉難。此役直隸總督榮祿以兵力協助孝欽后復出聽政，捕戮譚嗣同林旭等六人，晉軍機大臣。先生作新樂府霍家奴詠之云：

「黃塵動地武夫呼，通侯守相馬前趨，借問朱輪中誰子，云是霍家馮子都。雄豪意氣曠世無，放廢漢主尸忠徒。將軍論功稱第一，兒啼不敢聞馮都。怒刑喜賞判須臾，爾曹寧不愛頭顱？銅山金印從汝須，但爲我覓大秦珠。盈盈十五酒家胡，冰清玉潔秦羅敷，遣騎載取謝有夫，母兄收繫執金吾。吁嗟乎，君不見昔馮都，生小霍家奴；又不見今馮都，開府關中上大夫！不合劉符合霍符，洞房羅列傾城姝；錦衣照耀僕臺疆，南交強越北結胡；帶甲十萬威九區；紛紛獻頌五經儒；皆言公德最勝殊，一

繚一字好官俱。昨者持節出兩都，長安父老觀塞途，吞聲含淚相耳語，生兒不願識詩書，但願得作霍家奴」(莫非師也齋詩存)！

自是先生知國事不可爲，益憤鬱，病居海上，畏禍自晦。大興俞恪士明震戊戌九月和先生作二首其一云：

「幾人流涕談新政，我自低徊謂子賢。哀樂盡時忘孔墨，國身通後見人天；微波脈脈歸滄海，棄木森森得大年，儻爲時艱求息壤，人間何處有桑田？」蓋傷其不遇，轉以廣之也。

晚退時代

先生遭時多難，志存兼濟，立言異世，曲高和寡，憔悴京華，素衣爲緇，四十以後，意興亦稍稍衰矣。故曰：「墨悲騷怨竟何益，填海移山空復情，今日始知憂世誤，誓刪煩惱讀丹經」。

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八國聯軍之役初罷，舉國大震，革命運動，更自宣傳而至於實行矣。時孫中山輩創設興中會，鼓吹民族革命；章太炎蔡子民輩組中國教育會愛國社，隱謀光復；康梁之徒，則組保皇黨，倡君主立憲；其間政見，頗多攻訐，先生皆不入籍。蓋先生雖熱心拯世，撥濁天下，始終以言論說人，思以政治方式從上而下；從

未參加集團之行動，以求主張之貫徹，此亦先生一生失敗之主因也。

是年先生離滬轉赴杭州，主求是書院漢文總教習，若與世相忘。仲夏始講，孟冬即辭，時先生外舅孫鏘鳴卒於家，先生亦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有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云：

「光緒辛丑仲夏，應杭州求是書院延教授高才生十餘人。孟冬辭席，諸生留不可。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諸生頻來候，婉感厚意。今病痊，將如皖，作詩八章留別，約素旨，申忠告，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

「教術深知世所迂，來杭一半爲西湖。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生能舉隅。夜夜共談心物理，朝朝相對質文書。菊殘桐盡拂衣去，別意王吳未易圖。

自注：「諸生所業，例定於師；畫一責遵，甲宜乙否，觀鼻數息，受謨良多。自衡承乏，取法象山，限規不立，經史子集，任擇從事。於是天性各適，思境大闢；然與同院中以浮囂爲新，閉塞爲正者，遂皆冰炭矣。頃之，勞玉初吏部來作總理，於諸職概續延，亦及於衡。衡未敢遵受，與約先開講堂，吐宗旨，視離合爲去留。吏部不願，卽日離席」。

「六旬危疾幸能愈，落盡孤山處土花。更惜綠溪負林約，客冬與友約春初遊西湖，未忘臨鏡問年華。大官落唾生珠玉，名士伸眉說國家。私議是非吾豈敢，但愁差見赤城霞」

赤城在台近徽州。

共八章，此錄其二。在杭著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二書。明年，歸安朱祖謀薦徵經濟特科，先生以丁母憂，不赴。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先生乃東遊日本，覘風土，諮學術，自貴官至隸圉，咸與之習，無加損間；孺然知天下事，慨乎世之行誼，多矯激不平，致天下日壞不可救，而徒寄之於名字之間，亦足悲矣。蓋對當時革命言論，不無懲羹吹壺之感也。與日本人士多往還，爲作題跋多首：有江戶林長孺鶴梁文鈔跋、尾，張鷟、津宣光毅堂詩文集跋、東奧安積信思順良齊文略跋等。又讀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賦詩二十八絕，頗多故國之思，種族之痛。茲錄十首如下：

「九十餘人脫閩海，更無寸土但雙舟；眼中安有天朝將，出入漳泉大自由！
小立規模中左所，思明州上動春雷；儒生俠客爭趨義，豈爲黃金白璧來？
揚帆大舉向吳越，定海山中訪古祠；塵世堪哀成識語，秋風黃葉悵題詩。
蒼水先生意氣雄，治兵亦有定西風；連盤經略江南北，別督樓船出浙東。
不據崇明立本營，鎮揚又不駐堅兵；雄心輕敵垂成敗，最痛甘輝死此行。
檢點殘兵浮海去，石頭城外雨淒淒；遺民哭別肝腸斷，再舉茫茫不可期！
再三乞師師不出，將軍文弱憚遙征；外家平戶卑門地，難起信陵救趙兵。
七左衛門信難弟，誓報母仇萬里行；可憐海關音書斷，哭向西天過一生。」

舜水留東遂不歸！無聊老作水藩師；當時憤惜金陵役，責備賢人有峻詞。
海外別開新世界，登高夜夜望中原，忽聞死矣宗留守，賀表紛紛上至尊。」

（莫非師也齋詩存）。

越歲歸國，重居杭州，與滿營協領貴林善，貴林字翰香，號中權居士，嘗於協和講堂開演說會，討論國是。先生爲作協和講堂演說初錄敘，有云：

「杭防貴中權氏廣涉內外典，善演說，頌於協和講堂陳醫國之方，洋洋數萬言，茲錄是也。協和講堂者，英國梅君所建，頗壯麗。是日天朗氣清，聽衆數百人，諸學校師徒蓋居多數。君神不少怯，從容盡意，洪鐘之聲，耳根畢達，首尾完全，勝任愉快。聽衆相謂曰：直演說家矣！宋衡謂聽衆曰：有本。夫演說於孔門爲言語科，其本則德行。君少孤，孝於母，弟於兄，篤於師友，師黃汝霖，燕人也，獨客杭死，歲暮則德行。君少孤，孝於母，弟於兄，篤於師友，師黃汝霖，燕人也，獨客杭死，歲暮祭。辛丑之冬，衡病於杭，五旬乃起。君居隔數里，無曠風雪，日徒行來視。君洞曉時務，然官情特淡，比聞有欲力薦之於司學榮張二尙書者，馳簡止之曰：『毋奪我湖山之樂。越州湯蟄仙氏，屢辭徵辟；温州陳介石氏，束身四勿；二君者皆不可一世，然皆與君相遇從。衡又嘗聞杭防中人至有目君爲清朝孔子者。夫演說於孔門爲言語科，其本則德行；君之演說爲有本矣。』（六齋無悔文集）。

其與貴林交誼蓋若此。先生留別求是書院諸生詩八首付刻，貴林以滿漢二體文爲之題

策。太炎所謂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示親昵於裔夷，冀脫禍難者，殆指此也。

三十一年秋（西曆一九〇五年），應楊士驥聘，爲山東學務處議員兼文案，凡三載，甚得尊禮，稱先生，未嘗敢字之也。自編其詩，曰歷下雜事詩，歷下游歷詩若干章，各一卷；又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秋日嘗登歷山，有詩云：

「秋色蕭然一覽亭，齊煙幾點出林坳，躬耕聖哲難重覩，石佛荒唐豈有靈？兩綫遙分河濟白，諸峯直接太云青。夷吾功烈何人憶，坐對山川涕暗零」。

先生晚年政治主張改變，並立憲亦不輕易談；時有謂立憲期以十年，可軼日本者；先生聞之曰：「壯哉談乎！所謂華嚴樓閣，彈指卽現之理想者非歟？誠非衡等淺思之所及矣」。故太炎曰：「平子晚而知其非也」。

造國粹論，謂有粹必有糠，法當保粹而棄糠。其言曰：「於論理學，凡名詞有平對，有反對。國粹哉，國粹哉，於文粹與糠爲反對，是故宋衡敢創立其反對之名詞爲「國粹」矣。粹之界說，以有益於其社會者爲斷；糠之界說，以有損於其社會者爲斷。粹糠者，苦樂之因，苦樂者，粹糠之果。故以度量衡先較其粹糠，則其社會之苦樂必可得而較也，此於數理學爲因求果。以度量衡先較其苦樂，則其社會之粹糠也，亦必可得而較也，此於數理學爲果求因。茫茫世界，既尙未有純樂無苦之社會，自尙未有

純粹無糠之社會，學者方寸中固不可不懸國粹之一名詞，然豈可不兼懸國粹之反對之國糠之一名詞歟？……

「且今之人，有恆言，皆曰保粹，保粹。夫對於粹之尙存者之一方面，則可言保；若對於粹之已亡者之一方面，則所謂保者無着落，而非言復不可矣。故對於粹，應有二主義焉，則保也，復也。對於糠亦應有二主義焉，則謀棄也，謀棄盡也。謀棄者，所以對於粹之衆未謀棄者也；謀棄盡者，所以對於粹之衆已謀棄者也」〔六齋集均文集〕。蓋「國故揚棄」說之先聲也；而其粹糠之界一斷之於社會之損益苦樂，又「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原則也。視今日之一味保守國粹或全盤歐化論者爲賢矣。

其所舉粹之尙存者，例如：我國中族粹之易卜占夢相人相地毫筆書畫圍棋柔術之類；粹之已亡者，例如：士必習射御，無故不衣琴瑟，爲周代族粹；儒者佩劍，文官騎馬，上流社會女子，皆寓體操於鞞韃，爲宋代以前族粹之類。

糠之存者，例如國糠之訟詭審，族糠之童養媳之類，今謀棄者未衆者也。又如國糠之刑審逼招，族糠之令女纏足之類，今謀棄者已衆者也。而又以令女纏足之一糠爲漢族宋代後所獨有者也。此事最慘，先生與陳介石輩，大聲疾呼，提倡解放，故瑞安女學獨盛，且女子多未纏足，視吾溫其餘各縣爲先進云。

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倦遊歸來，垂五十矣。家居創造新字曰宋氏新學，其

詳亦不可得而聞也。

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春秋僅四十有九。無子，女昭，以遺著付焉。又二年，葬於瑞安東洋山之原，其友陳介石爲表諸墓。

此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悲智雙運，物我兼濟，提倡大同社會，民主政治之偉大的啓蒙思想家與文明批評家，遂齋志以歿而長埋地下矣！

先生少遭家難，逃居四海，足跡所至，東盡扶桑，北極幽燕，沿大江順流，過湘楚齊魯，轉而吳江越山，遍交賢士大夫；益博覽四部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成一家言。性慈祥愛人，雖稍狂狷，任意氣，然與人處，長揖登蹕，正言若及，數變更名字，衣服弊垢，常若玩世。然其文詞多刺當世得失，常閉置竹籠中，而盡出其曲謹僞言，遇人未嘗以良書示也。生平著述，散佚殆盡，今日尙多秘而未宣，至於高議，則擬議之作，所謂神無方而易，體者歟，初稿一焚，今成廣陵散矣。

先生道可以光海內，而澤不周於鄉人；才可以致三代，而官不能以一邑。蓋立言既與世異，雖揖讓公卿，名滿天下，而沉滯廢鬱無所遇，志不得行。世之知先生者，大率喜其文章，驚其華藻，等之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之流，初不知先生固以力接孔孟之傳，濟度衆生自任者也。

嘗謂孔氏之教，以仁民愛物爲體，公天下爲用，自嬴劉代興，斯道遂裂，迄二千餘

年，其間惟顏習齋氏爲能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黃梨洲氏爲能接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而能見諸行事，不獨託之空言者，惟今英美日本諸國有然。每讀彼邦通人論著，及其國家所設施，輒歎歔慨嘆，淚潸潸然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其醉心歐美近代之議會政治與社會政策，有如是者。

清室巽位，建國共和，去先生之卒，一年有奇，先生不及見矣；然先生常與其摯友陳介石曰：

「古聖人之傳之失也久矣，末俗虛僞之士，爲趨時勢，因人之言，貴耳而賤目，往往隨物遷化，口能道其說，心不能知其意。方今之時，羣治大進，揆大運而察人事，自嬴劉以降，一君家天下之制，必不能久存於中國，國體之必變不遠矣，我輩所身逮；然吾又恐國體既變，學者或喜爲無本之論，數典而忘其祖，不知仁民愛物公天下之旨耳」。

此又先生所隱憂而深念者也。

共和二十餘年，變亂紛乘，憲政未立，生民苦矣，先生之言，往往奇中；惜乎歐美羣治，近更精進，大同理想，周官制度，亦逐漸實現於當日專制之俄羅斯，視先生昔日淚潸潸所稱道者，更爲普遍圓滿，而先生身不及見，爲可憾耳。

然而先生遠矣！

三 宋平子之思想

德哲黑智兒嘗以鴉鳥入夜始飛翔，喻哲學家當亂世而出現，處幽不昧，警覺羣氓，其使命爲批判現實，若云爲建設而來，則爲時尚早，蓋彼之來方自黃昏耳（羅素亦謂思想如病體之發熱，必社會有病態而後思想乃出也）。

鴉爲智慧鳥，係哲學家之象徵。凡哲學家必爲時代之先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無道，聖人出焉。啓蒙期之哲學家，其任務固若是，高懸理想，指示方向，不必功成諸己，亦不必身見其成也。

若是，則平子先生真我國近代思想界之智慧鳥矣。

先生爲學，究天人，兼內外，論有高卑，言有正反，不可一言盡；總之，爲一啓蒙思想家而饒有羅曼諦克精神者也。

今就論學論政二方面，略述其思想之一斑，而以其一般的學風先焉。

先生之學風，重要傾向有四：

一曰懷疑 先生自少讀書，卽有懷疑精神，不肯盲從古人。年十四，讀王陽明氏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自謂「勝衣傳就，卽有劉子玄疑古惑經之識」，故讀春秋左氏穀梁傳，能舉其是非謬於聖人者數十事，讀朱熹綱目，能

舉其書法未合於情理之公者數大端。其重孔尚篇，則明孔子廟問項橐，以譏今士之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蓋學問二者，不可偏廢，學重傳習，問則尊疑，漢儒信而好古，宜其不問矣。真理愈疑則愈明，思想愈用則愈靈，懷疑精神，實爲學之第一義，故先生對於王充論衡，備極嘆賞，謂「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注謂：「論衡單行本雖校刊不精，然案頭必須置一分」。亦以其尊疑也。

二曰批判 既知懷疑矣，必求其因果，明其是非，辨其真僞，則批判尙已。對於無論古已有之或今日方生之事物，不輕信，不獨斷，必以批判的精神接受之，鑒別之，而後真理乃出。然批判專理，必合邏輯，必有實證。故先生立論，最重史學與邏輯。其言曰：「演說如炊：必以史學爲薪，以論理學爲火。史學有二：曰地曰人，地者研化石，人者稽異籍；論理學有二：曰東洋，曰西洋。東洋者宗因喻是矣，西洋者三句法是矣。……不薪與火之謀，而以巧炊鳴儔，或曲如鉤，德之不修，我巨清臣民事演說者之現象非歟」(協和講堂演說初錄敘)。

先生且於四十年前著宋氏論理學，創立「字界」「宙界」諸名詞。所作論文，伐人有序，守己有度，文理密察，無懈可擊。故其論政治之利弊，辨學術之真僞，無不律以論理，證以史實，而批判之，如判長夜神州之獄，則歸諸叔董韓程；判中原人荒之獄，則歸諸奇渥氏朱明氏；又謂漢族婦女之纏足，其病不源於愚於忍，實因聞見之虛影，迷誤其羞慕，古

今之實形，隔絕於耳目。凡此諸論，皆爲精闢；以貴有批判故也。

三曰綜合 批判而無綜合，則陷於無政府；綜合而無批判，則陷於機會主義。又綜合與分析對，實心法二面，綜合而無分析爲之先，則陷於模糊；分析而無綜合爲之通，則陷於破碎。先生於此二者，最能領會，故曰：「孔老論著，同歸性道，梵書西來，義蘊益宣，三教一致，斯論蓋平」。又曰：「衡出入百氏，不守一先生言」。時浙東陳介石陳志三治文史經制之學，孫仲容治許鄭王戴之學，而先生之學故與仲容稍異，視二陳爲近，當時有「溫學三黨」之譏，猶洛蜀朔三黨，朔本無黨，徒以不附洛蜀，遂有朔黨之目。先生折衷兩間，不立崖岸，故自號不黨山人焉。又標舉「心」「身」「古」「今」「緣」「嗜」六字，依以自課，本末兼到，內外夾持，觀其會通，一以貫之，真綜合治學法也。先生學綜衆長，言成一家，終始有序，不滯古今，實事求是，不囿漢宋，故曰：

「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大遠乎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大遠乎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實事求是，考據精詳，寸積銖累，艱苦卓絕，有功古籍，良非淺鮮。然諸通人譏切閩洛，惡其談理之不公，非惡其談理也；惡其講學之不實，非惡其講學也。及風氣旣成，華士趨名，於是漸多但治小學而不治經史，但閱序目而不閱原書之輩，此輩胸中，恆乏理解，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然猶藉曰空談不如實踐；口講不如躬行，未敢公然蹴閩蕩檢；及老師益遠，大誼益微，於是輕

薄少年，執綉子弟，或稍識篆刻，或家富舊槩，莫不依草附木，自號漢學，則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開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疏舛，苛刻躁妄，深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嗚呼！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專論漢學章第八）？

又曰：「莊劉之學，誠非凡近，然春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尙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賢旣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傳，則其流弊，又成狹陋矣」。（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註）

凡此諸說，類皆平實；非觀其異同，辨其總別者不能道也。

四曰理想 凡啓蒙期之思想家，類皆理想主義者，對於未來之憧憬，甚於現實之戰取，莊嚴一獄，彈指樓臺，寄想遙深，用世彌切。先生勝衣就傅，卽志康濟，極思流眺百郡，遍跡五洲，握川原之形勝，洞民物之情狀，瞭戰守之獲錯，晰食貨之宜忌，接歐美之秀士，討格致之妙理，證盛衰之所由，察利病之互見，然後著書立說，見之行事，使生民得臻安樂之域，世界直趨大同之治。故著高議，倡大同之義。其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子道婦道篇，闢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而又與現代社會主義合流矣，思想之高遠可知。此種烏託邦之理想生活，彼輩當時之求志社，實爲典型。陳虬之求志社記所記衣食住行之設計，冠喪婚禮之規定，生產教育之節目，直一理

想之新村矣。所謂「可耕可樵可仕可止可來可去，身世俯仰，隨然自得，生人之樂備矣。不僅唯是，河汾之業，綿蕞之場，皆將於斯社基之，上以舒君國之憂，下以傳之其人也」（見發廬存稿求志社記）。而先生於孫籀履六十壽序中，更借他人之口而暢乎其言之：

「居士少壯時常思乘長風，破巨浪，先東至扶桑，訪吳太伯周靈王秦扶蘇之裔，尋徐市之墓，閱蓋次公之譜牒，遂橫絕太平洋，登新世界，瞻華盛頓之鑄象，折北渡白令海峽，西經萬里沙漠，循中亞細亞以入歐羅巴，縱目希臘羅馬之故都，沿通西洋古今文字，以與其哲學家上下議論，復由地中海紅海，轉至印度，沿通梵文，搜釋迦遺跡；然後具舟載同志及耕夫織婦百工向東南極天無際之重洋，覓無主之荒島，謀生聚教訓，造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學說」。雖狀孫君，要亦夫子自道也。先生立言高遠，初非迂闊空談，其實行步驟，自有不可易之程序，故曰：

「始吾聞無政府之說而獨好之，獨演之；已乃知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共和之說；已乃知其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世及立憲之說；已乃知其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專制改進之說。蓋二十年來，宋衡之政說凡四變，其愈趨而愈卑哉，抑漸卑而漸切歟？」又曰：

「凡政說有通有別，其通說歟，則縱橫宇宙，豈惟立憲共和，雖無政府主義，固亦可以發揮。其別說歟，則審世爲要，所持焉可誤也？苟徒以政見所至，悍然驕矜，

逼傲同族，妄薄前哲，則豈惟立憲共和之說，言孟以後二千年來蓋亦嘗絕；雖無政府之說，莊氏以後二千年來亦何嘗絕哉？」（六齋無均文集；昔伯牙琴後）

其言之名通平實若此。總之、懷疑、批判、綜合、理想、四者，爲啓蒙期之時代精神，而先生則一適當之代表也。姑發凡於此，以下各章，容詳論之。

論學

先生於學無所不窺；亦儒亦墨，亦老亦佛，疏通知遠，內聖外王。談經得玄旨，讀史識利病，演永嘉之舊學，參歐洲之新知，探梵方之絕學，續孔氏之真傳。悲心一起，世界改容；智光所燭，萬象畢現。驟讀其書，固未易以一二論也。

先生雖天才颯發，然學問工夫甚深，嘗著力說示春如弟謂「力不伸於弱己者，恆伸於強己者；所不畏不欲勝之，所畏則不能勝之而惟恐爲其勝也，則亦可以勝矣」。其一生學力，可於莫非師也齋六字課言一文中覘之，蓋先生二十七歲時之所作也。茲錄全文於下：

「衡幼荷庭期，教誨殷至，多病屯遇，伏處僻左。愈忽不振，年長學陋，丙戌遭戚，手足無措。然向學益切，希望揚顯，深悔往者自是之誤，常存先民分陰之惜。癸舉六字，依以自課，略述大指，置諸座右。命之曰莫非師也齋六字課言。」

孔老論著，同歸性道，梵書西來，義蘊益宣，三教一致，斯論蓋平。自周迄宋，

討析伐密，明祀二百，茲學大昌。成仁取義，有如脫屣，覽訓警已，勝於聞鐘。乾嘉以降士諱談心，新安姚江，墜緒罕紹。然朝市雖希，山林未乏，處順易忘，在約則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欲強質弱，不敢不勉。首心字課（此字課分驗七情）。

老子曰：『吾所大患，以吾有身』。然此人身，曠劫一獲，假妄立因，固宜珍護，怙恃分形，曩修所敬。幼小因病，患目尤數，達塾輟誦，動經月時。晨夕相對，惟有藥爐，志學年華，黯然別我，籀籍穿狹，半此之由，近雖減振，未及中人。元化戶樞之旨，叔夜區種之說，三復悟信，頗思從事。期高之流，長生逍遙，其術或有，世莫得聞。節調起居，但求卻病；病之既却，乃可有爲。次身字課。（此字課現以養日早起二條爲重，以目業多花起業多爲故也）

孔子曰：『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彼聖且然，豈况吾曹？夫子產博物，晉侯厚賄，倚相能讀，楚王善視，知古之崇，非始於漢。自鴻都置學，第擢篇賦，唐宋試法，此其權輿，華詞大興，樸學漸微。五季之亂，仍以金元，疆宇分隔，兵火酷烈。竹隱素沒，多聞爲難，入股取士，經史益荒。亭林顧氏，蹶起明季，憫俗之陋，救之以博，日知錄出，儒風頗振。聖祖右文，特開殊科，高宗之世，海內清平。佚書流於市肆，古器出於郡國，碩儒應運，延巖輝映，稽證之業，度越前代，未流務碎，僕深病之。然因革之政，興廢之迹，大者要者，願勤覽焉。次古字課。（明以前書，除專釋性理者入心字課，專資詞章者入嗜字課，餘皆入此字課。限朝考古書亦入焉）

漢宋諸儒，照耀史冊，有體有用，誠亦孔多。然或昭於古訓，闡於時務；或密於治心，踈於經世。中人笑其識拘，世主病其才短。於是度支弗給，委籌賈豎；姦宄弗勝，咨律文吏；亭障弗守，請命人奴。不學之人，據津出政，元元困苦，亂日斯多。志士仁人，痛哭流涕。明季顏習齋先生，傷憤立教，復孔舊章，戒空勉實，六藝是課。許鄭朱王，咸被貶議，雖或過當，良多中病。衡出入百氏，不守一先生言，然心以顏氏教術，最合洙泗。今西方諸國，競修政教，美舉時聞，新學日闢。遂使六書之用，讓廣於右行；三氏之化，避靈於天主。術士推其運隆，壯夫引爲己恥。然觀其學校之制，於顏先生之意爲近。勝衣就傅，卽志康濟，視履苦狹，灼網疑目。極思流眺百郡，遍迹五洲，握川原之形勢，洞民物之情狀，瞭戰守之獲錯，晰食貨之宜忌，接歐美之秀士，討格致之妙理，證衰盛之所由，察利病之互見，然後論次成書，用我則行。躬國兩屯，心期浩渺，藝不植緯，未暇應聞。次今字課。

（我朝公私有用之書，西洋各種新學，外國語言文字，皆

入此字課，取途務廣，不專於紙上來之。）

學者牛毛，成者麟角，非盡無才，多誤於緣。夫居持門戶，則疲於米鹽；客遊州郡，則費晷書記；名列冕軒，則勞神簿檄，塵務牽掣，道眞蕪菜，是以上世高士，入山必深，夫豈好異，擺蕩所學。然巖棲谷飲，亦有命焉，中庸之軌，貞不絕俗，因

應現在，過去勿留。如鏡於影，莫復數照；寓脫於敬，斯第一義。與午諸公，清談廢職，滯空戀有，乃兩失之。次綠字課。（此字課無益於己而不得不爲之事。古來學人，犯此字失者極多，余亦不免，故特爲一課。）

人有嗜嗜，亦有獨嗜。耳之嗜聲，所謂同也；嗜別鄭雅，所謂獨也。故或鳴珂持笏，不苦其束；或躬耕力牧，不知其劬。譬彼水火，流就殊矣。衡下不溺鄭，上未狹雅，以聲喻之，乃嗜別調。臧否人物，希風界休，甘苦文章，符情東莞。春秋佳日，登高賦詩，漢晉名都，訪古證史。每過林亭，去不勝思；乍聞俊顯，候惟恐失。平陵烏氏之書，彭澤桃源之記，時誦其言，不厭百復，凡若此類，嗜乃成癖。遼武子之於馬，甚長與之於錢，斯蓋外黃之所致嘆，建興之所不取。然吾聞范蔚宗論東漢名士云：『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然則僕之嗜嗜，無益亦所以爲益乎？夫庶子春華，不如家丞秋實，爲其徒華，故病君子。苟內合家丞之實，外兼庶子之華，不亦善乎？次嗜字課。（此字課可以不爲而性所嗜好之事。凡音語嗜，名流所矜爲雅，愚行所鄙爲俗。然吾謂有此嗜嗜，未便是雅，亦未便是俗，其中正大有辨，故特爲一課。）

右六字課，本末兼到，內外夾持。課法：座右置一小冊，每月朔先列本月日數於上，每日終自省。課有符，則以規記之，分六色：『心』朱，『身』白，『古』藍，『今』黃，『綠』綠，『嗜』紫。有謬，亦以規記之，一用墨。無得無謬不記。每月晦，查各色規之多寡，驗各字課之勤惰焉。然以心學爲最重。衡向華之志篤矣，

然而多疚者，無心學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姚江

先生曰：「千聖別無心外訣」。其難矣哉，難之斯重之矣」（六研無均文集）。

此六字者，易言之，「心」字所以分驗七情，講習心性；「身」字所以鍛鍊身體，養成習慣；「古」字所以博覽舊籍，明歷史之發展；「今」字所以廣汲新知，達時務之改革；「緣」字則環境之別名，擇業所當慎；「嗜」字則趣味所向，生命之活力也。

先生學問之趣向，上引一文盡之矣；至其生平學術次第，可略而言：

一曰申孔門大同之旨 孔氏之教，以仁民愛物爲體，公天下爲用，春秋三世，已見其義，禮運大同，更申厥緒，惜厄於秦火，微言遂絕。叔董之徒，陽儒陰法，轉爲世主篡專制愚民之觀念基礎，而孔學變質矣。嗣後一變爲訓詁，再變爲陰陽；至宋程朱，外襲孔孟之貌，內師商李之法，下以愚民，上以媚主；而神州千餘年來遂無復發揚邁往之氣，種族日衰，疆土日蹙，民智日拙，民德日偷，小康之治幾不可得，况言大同哉？自海禁而西，洋共和民權諸思潮漸入，近代今文學興，學者更喜以新學傳益舊知，大張 世之義，而盛言大同，康梁譚夏之徒，皆懷此思想者也。

先生僻處鄉左，獨探絕學，好言大同，隱與諸人合，然亦微異，蓋不局守公羊一家之說也。嘗謂古儒者之學，自契相有虞氏，爲司徒，世其業，歷夏商周以及魯，爲孔氏之教；皆以仁民愛物爲體，公天下爲用。以爲盈剝代興，斯道遂裂，迄二千餘年，惟顏習齋

爲能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黃梨洲爲能接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世苟以黃說爲體，顏學爲用，則大同可幾，豈但小康哉？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者以此，遂本其意，著爲書，曰高議，專闡大同之旨。至欲廢官制去階級，闢三綱忘六情，其持論較莊生「至樂」鄧牧心「伯牙琴」黃梨洲「待訪錄」爲尤激；實其每與人言，輒撻世怒，遂火其稿也。

又謂：

「嬴秦之前，書傳所詳，賢人君子所稱大義微言，固自彰彰可識，而後儒淺學之徒，投時主之好，而轉謬託之六經之言，附會竄易，以文其非；至天水之後，而其說遂大盛矣。鄒魯晦塞，商李當塗，此豈古儒學之罪哉？」

近仁者亂翼，矯枉者過正，邇年以來，人且以古帝王爲專制之治，而尊君抑民之說，實始自古儒者之教，我孔子爲世界大罪人也。或尊或排，皆不得其旨，此先生所爲隱憂而深念者也。

又曰：

「嗚呼！向使平仲不阻，子西不爭，先師裂土，改制新民，四科之教，遍於羣倫，步湯蹈武，放癸誅辛，祖述二帝，揖讓千春；豈有商鞅李斯之臣，楊廣朱溫之君，流賊宦者之氛，完顏奇渥之運；至於弑烝稱聖，屠掠號仁，一夫咆哮，萬里荆榛者哉？雖然，四科之教，幾絕於此土，抑豈無一線之延？素王之旨，積晦於鄉邦，抑

豈無空山之悟？自趙宋南渡，中原人荒，惟浙東西豪傑特盛，若陳止齋、葉水心、氏陳同甫、氏王伯安、氏其尤著者；而梨湖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直接孟氏之傳，偉哉！得此一錄，其於素王之旨，如撥雲而露日，四科之教，庶綱舉而目張矣。嗚呼！向使浙中先哲，為位行道，遵素王之旨，昌四科之教，革盈後之法，反姬前之政，則復日本歟、白種歟，將天我師我，而何有塵豕視我，戎蠻待我之今日也歟？（經世報禁，六經無巧文事）

又曰：
「吾聞素王生平不得志於中夏，乃南說荆昭；幾得志矣，令尹又厄之；乃浩然欲乘桴浮於海，乃愴然欲居九夷；其不果於跡青牛，度函谷，從擊磬，訪蓬萊；留滯刪述，蹉跎終老，使故鄉後英，有經可治，有墓可拜，吾屬幸矣！」

「吾聞佛氏曰：『蓄願不成，成於來生』。然則夢奠以後，素王之靈，其寧猶戀故鄉歟？其猶戀故鄉也，則自嬴劉迄元明，其間邪正爭，正寡勝，華戎爭，華寡勝，何素王之不恤也？怨氣塞空，冤魂無量，寧炎軒之裔，命當爾耶？將輪轉之說，果非權設，循環施報亦各有時耶？悲夫，偷滅理絕，至楊廣、宋溫之儔極矣，然固帝儼然；節堅志苦，至高漸離、岳忠武、文信國之儔極矣，然固死黯然；閔讖孤憤，至子長仲淹、梨湖、習齋之儔，庶幾素臣矣，然固不得尺地一民以終，嗟哉，嗟哉，何素王之不恤也？然則夢奠以後，素王之靈，其寧猶戀故鄉歟？其猶戀故鄉也，其在天歟，則當昔赤縣之

遭慘劫，其不痛哭流涕而請於帝，必得請乃已歟？且夫申包胥，楚國烈士耳，零淚七日，卒出秦師。夫寧素王之靈不申包胥若歟？夫寧上帝之靈不秦哀公若歟？然則夢奠以後，素王之靈：

「其寧猶戀故鄉歟？其寧猶戀故鄉歟？吾聞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彼土尙無惡道之名，何況其實？意者素王逍遙其間，已數千齡，而故鄉子弟猶存奢望，毋乃左歟？」

（齊周旋積大建素王教會談後；六齋無巧文集）

其醉心大同之治，痛心偽學亂政若此。其著卑議，論稍卑近矣，然其友曰：

「吾勸子卑，何猶高之甚也？」先生曰：「噫！更卑於此，吾弗能矣；非弗能也，誠弗忍也。彼陽儒陰法者流，寧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圖富貴，不恤以筆舌黜其同類於死地，千萬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其惻隱絕也。今恕日食動物，比於佛徒，惻隱微矣；然此弗忍同類之忱，自幼至今，罔結莫解，安能絕也！」（卑議後敘）？

故曰：

「其言不謬於儒術而不見斥於黃氏顏氏之徒者歟？其言可告無罪於言氏卜氏孟氏者歟？其言隨於空山吟於荒野，可使恆河沙數之冤魂沈魄，感泣夜哭，聲連千里，不

能休者歟」(卓識自敘印行緣起)?

二曰排陽儒陰法之學。晚清之際，今文學家好談改制，嘗引孟子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爲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專以緹荀申孟爲標幟。其排荀運動之健者，則康梁譚夏是也。夏穗卿贈梁任公詩有云：

「……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袒裼往義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

其排荀運動之激烈，從可知矣。譚復生著仁學，亦曰：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其論調更爲激烈矣。惟先生雖排斥陽儒陰法之學，固不歸罪蘭陵，其說與諸家異。其報夏穗卿書云：

「……頃又承胡仲巽示書數簡，崇論閎議，奴劉婢趙，袒鳳片羽，欽慕益切。然與鄙見有小異者：

「執事判長夜神州之獄，歸重蘭陵；嶺南康子判斯獄也歸重新師；下走判斯獄也，歸重叔董韓程。敢布區區，惟執事誨之。

「下走以爲家宇之弊，極於姬周；發且抑民，殆甚殷夏，民因抑憊，困不悟故。

乃有仁智之士，皇田孔墨列科，宋莊龜冠（龜冠純乎民主之家。昌黎謂雜黃老刑名，大謬。）之倫，立說著書，擲伸

公理；雖所立之說，或合或露，所著之書，或亡或存，要其宗旨，悉歸扶民。教不勝

世，神州教不勝世，泰西教勝世，其天乎？雖有同慨；然師徒授受，源潔流清，世法自世法，法不得列爲周教，未諸子之一家。

宗旨教宗，固截然也。自叔孫通以老博士曲學媚盜，榮貴震世，而孔教始爲世法所

亂；然餘子之教，猶無恙也。及至江都認法作儒，請禁餘子，餘子之徒，懼于法網，

漸多改削師說，而周末諸子之教，始盡爲世法所亂。然賢者避世，死守口傳，由魏迄

唐，高隱遺文，往往急怨怪怒，情殷扶民，世雖遠之，不敢不敬，則諸子本義雖亡於

庠校，微言尙存於山林也。及至昌黎借儒張詞，排斥高隱，而山林之名，始漸奪於華

士；然其俗迹太顯，未能澆絕山林之教種也。及至伊川以純法法，陽託儒家，因

「軻死」之謬談，建直接之標榜，舞儒合法，力攻極隱，黨執盛強，邪說持世。世主

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說之便己，遂矧喜而獨尊之。民賊忍人，盤踞道統，醜詆孤識，

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種，無不自容，一線微言，從此遂絕。文明古族，齏若野蠻，甘

僕金元，任屠張李，餓死恆沙，相食泛常，劫竊公行，蒸爨盈耳，詩禮廢家，以糞唾

辟，虎狼稱仁，鹿家號智，風俗議論，如夜方中，等彼印度屬蒙希臘屬土之世，悲

哉！悲哉！叔始之，董終繼之，程終之，四氏之禍同族，所謂烈於洪水猛獸者歟？

「下走太息痛恨，積鬱難宣，思著子通續史通續論衡三書，理周末之教緒，排長夜之邪說，藏諸名山，俟諸其人，人事多阻，未能急就，就正有道，尚需年時，先質宗旨，以驗離合。執事倡議改教，甚為盛意；然下走竊以為圖拯神州，不必改教也，復教而已。海東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山鹿藝矩物茂卿諸子，倡排洛閩之偽教，以復洙泗之真教也；海西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味格力弗路德，束盈梨非立，麥蘭敦諸子，倡排教皇之偽教，以復基督之真教也。東西之事，復教之明效也，神州復教之業，天其或者責吾曹歟？然下走嘗衡於東西倡議復教諸子，識雖不讓，力誠遠遜；所見海內可人，亦皆力不副識，求如東西諸子之公然倡復，百折不回者，竟未之得。然則此土其無望乎？悲哉！悲哉！抑將有待耶？」（六經無文集）？

又與陶鹿門書云：

「嗟乎！陽儒陰法之學，始於叔孫通，極於宋程朱。其學陽尊孔孟，陰祖執斯，務在鋼民聰明，拂民天性，驅民入於狽榛之域，奴僕之區，嚴防其界，使民救死不暇，以是迎合世主。世主便之，貴族亦便之，則號於世曰：某某純儒也，某某之學正風也，有能習某某之學者，吾顯之；有敢非某某之學者，吾罪之。於是偽儒之黨，羣執世權，民間疾苦，悉置不問，禮樂兵刑農工商醫，政，悉置不修，官吏肆虐，盜賊橫行，民不聊生，頻釀慘劫，其極至於屠城數百，流血千里，名門婦女，半充婢娼，

如昔金元張李之亂，而彼僞黨，曾漠然不少動。於此雖有人焉，悟尼父之微言，明子與之大義，痛恨僞黨，口誅筆伐，如貴邦山鹿義矩物茂卿諸先哲其人，然寡不敵衆，正不勝邪，孤芳自賞，於世奚補哉！（六齋無名文集）

中國宋後政教之衰，民智之錮，國族之頹廢，文化之落後，其原因皆種於陽儒陰法之學之盛行，而洛閩之學，尤爲加厲。蓋

「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強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強。洛閩講學，陽儒陰法，談經則力攻故訓，修史則大謬麟筆，詠貞詩爲邪淫，醜詆夏序；聖禮運之聖論，敢擯游傳。自謂漢孟，實孟之賊；背此「閒誅一夫」之說，樹彼「臣罪當誅」之誼；背此「殃民不容」之說，奉彼「虜使其民」之教。道統帝統，日事忿爭，上智上仁，悉遭橫貶。貪祿位而毀高隱，畏刑戮而毀孤直，憚對晉而毀通人，短用武而毀良將。善均而出於其黨則稱之，出於非其黨則深刺之；惡均而出於其黨則曲諱之，出於非其黨則痛斥之。嫉妬阿私，但務尊己；強詞拒辨，薄躬厚責。忠恕之風，於斯蕩然。末流虛僞益甚，詐僞益多，廉恥全亡，惻隱盡絕；而憑藉巍科，依倚貴勢，諛頌程朱，以媚當時，竟得號爲理學之魁，儒林之特者，自元明來，何可勝道？衰哉理學，乃藪逋逃，彼真理學，安得不滅跡埋名，空山夜哭，尙友兩生，神交沮溺也！」（卓論洛閩章第七）

故曰：

「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

先生之判神州長夜之獄，可謂詞正義順，誅心探本者矣。視康梁譚夏諸子，爲尤通達有識也。獨恨先生有路德之識，而力不足以副之，不能使復教之業，弘大於中華，坐使俗學斯世，真理不出；今日神州多難之秋，國危南渡之際，尙有提倡復古，錮民聰明，雍容揖讓，與盜講禮者，行見洛閩媚世之學，重邀世寵，而孔門大同之教，終於束閣矣。夫豈先生始料所及哉？夫豈先生始料所及哉？

三曰倡經世實用之學 凡學皆所以致用，非必另有經世之學也；自漢宋末流，空疏繁瑣，坐視宗國淪亡，生民塗炭，不知匡濟，徒知講論心性，考訂名物，自炫博雅，以邀時譽，於是先生始奮起倡經世實用之學矣。其經世報敍有云：

「夫古無所謂經學史學也；學者學經世而已矣。理者經世之的，數與文者，經世之器，而經史諸子者，經世之師承也。世謂孔門分科以教，惟政事一科，爲學經世。嗚呼！殆不然歟？宋衡曰理者，經世之的，德行則理學也；孔門莫不學，而顏閔諸氏所得最較深。數與文者，經世之器，言語政事則數學也；孔門莫不學數與文，而宰冉言卜諸氏所得最較深。彼顏閔諸氏深於經世之理，而數與文較淺；故不著書，不談道

統，不問國政，彼蓋以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無可談之道統，無可問之國政，著書徒勞，不如其已。枉尺如見南拜跖，寓志如春秋尙書，則又未能；故寂寂然，所謂『至悲無聲』者歟？宰冉諸氏，深於經世之數，而於理與文較淺，故弗能忍，而汲汲焉欲試其言語政事之長。言卜諸氏深於經世之文，而於理與數較淺，故小大畢識，孜孜窮老，功乃反在顏閔諸氏之上。然則四科何一非經世之學也歟？孫寶瑣曰：『訓詁者學之始，詞章者學之終，均不得別爲一家之學』。宋衡曰：然哉然哉！訓詁者四科之始，即經世三學之始；詞章者四科之終，即經世三學之終。劉漢以後，訓詁詞章家爭據孔門之文學；李唐以後，治訓詁詞章而不若人之徒，或乃悍然自居於孔門之德行，以傲朋儕；於其縱橫家遂敢妄附孔門之言語，法家遂敢妄附孔門之政事，而孔門經世之三學，於是乎幾絕矣。詩曰：『爲民不問，如云不克』。彼法家之政事，非治民也，克民也。夫至以克民爲經世之學，則昧於學者之以爲遁逃藪，而明於學者之污之也固宜。故曰始汗經世者，別經世爲學之一家者也。』（六齋無均克集）

其論經世三學之旨，及其相互關係若此。若固執經世一家，以與訓詁詞章，爭持牛耳，較一日之短長者，則昧於經世之旨矣。經世之學，前有永嘉，後有顏李，皆內聖外王，切問近思之學。先生少從琴西蘆田二氏治永嘉之學；蘆田又授以戴望之顏氏學記，其他顧炎武王夫之馮桂芬魏源等之書，亦時時稱誦。又獲交令晦，晦治顏李學，爲戴望後第

一人，先生因治此益力。嘗謂出入百氏，不守一先生言，獨以顏氏學說，爲近聖傳。居杭時嘗著浙學史永嘉先哲學案二書，以張其學，惜秘籍未出，莫得引證焉。先生曰：

「永嘉故學，志在三代；今取士功令，去唐宋尙遠，提倡實學，視薛鄭陳葉時，難殆萬倍。……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爲最。蓋自安史大亂，迄於五季，中原陸沈，學士南奔，於是長安洛陽文獻之傳，漸移於吳蜀，錢氏雖不科舉，而亦設崇儒院；及趙氏攻克金陵成都，文獻之傳，復移於汴；而浙獨以納土，依然全盛；及宋南徙，汴中文獻之傳，遂移於浙。故南宋浙學，雖分數派；然皆根據文獻之傳，絕異於閩學之虛矯，永嘉諸先生尤能上下古今，自抒偉論。故當其時，浙學諸派，皆爲閩黨所攻，而永嘉被攻尤甚。自元滅金宋，悉廢諸科，專尊閩學；然其下臨安也，以呂文煥之請，焚殺之度大減，非若昔之蕭條萬里，人煙幾絕。故數千年文獻一線之傳，仍恃吾浙。

（衛嘗著有禹域文明中心點流移表斷）

自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廢，而姚江王氏之學說又頗輕史學，史學危矣。及姚江黃氏復重史，萬邵寧全諸氏繼之，雖史獄屢興，士大夫諱談史甚，而一線史學稍藉以延。諸老既逝，而所謂十八房者益陋；而江惠後學之弊，又早如嘉定所譏；「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嘉定原增惠鑑，衛以你寧不說費寬，易戴江）；其弊之極，則且不治

古經，不涉三史，專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而問以三代制度，猶茫然如江甘泉所譏矣。當甘泉時已云：『潛心讀史者，先進中惟錢嘉定邵毓姚，友朋中惟李成裕汪甫容凌次仲』。况且後乎？至莊劉一派，異軍特起，漸入湘蜀嶺表，其後學雖大率能陳非常之義，而未流廢史，虛憍之弊，或幾等於洛閩；而所謂史學家者，則大略鈔胥耳。於是海內史學幾絕，而浙亦尤危於前代』。（六齋無文錄；外舅孫止心師學行略述）浙學重史，而永嘉爲最；晚清之際，自孫氏兄弟提倡陳葉之學，校刻永嘉叢書，斯學遂盛，先生復從而和之，一時如陳介石等亦以文史學鳴於時，而世人始復知有永嘉之學矣。

四曰通新舊內外之學。學無新舊，但求其是；時有古今，適應者存。自西學東漸，而傳統文化，遂起動搖，篤舊務新，各趨極端，互相排擠，冰炭不容，終無補於神州之劫運。先生中立洛蜀，不守一家，凡百政學，有足以救亡圖治者，靡不稱引，觀六會通，一以貫之，固不問其爲東西新舊否也。其言曰：

「神州之衰極矣！通海以來，蕪張謀食，憑洋務爲良媒；齊魯尊聞，賤新學爲末技；二病交攻，不可救藥。衡營與京朝官刀爭尊挺之說云：上稽經誼，則蠻夷戎狄之目，不及歐洲；中稽史冊，則焚燒屠戮之慘，皆非西寇；下稽近事，則政治文學之盛，實勝中華。道德齊禮，宣尼之所慨望；民貴君輕，子輿之所嗟道；閱祀數千，徒存斯論；今之西國，庶幾沉之。降僭示貶，惡用夷之祀；至會特書，嘉自進之吳。春

秋復作，在所斥乎？在所予乎？又嘗與諸公論洋務人物云：通商口岸，聆睹稍廣，疑於戶習孫吳，人挾管蕭。然市井希榮，乞靈於煤礦；帖括求新，拾唾於格致。頗知機器之利，略記原質之名，遂乃自命西學，競盜時譽。或會隨漢節，解頰彼都之佳麗；或粗識英文，能說右行之簡妙。而忠信之風，弗染於遷地；初哉之話，猶誦於面牆。求其獨具心得，深明治體，學探中西之精，論持古今之平者，幾如塞北之梅，嶺南之雪，固宜不滿於鄭許之徒。見惡於閩伊之黨。居恆持是兩論，以諷難當世士大夫，許靖等輩，咸滋不悅，加罪飛謗，惟恐其伸」。(上四制實書)

嘗評新舊學者之態度蓋如此，舊者既泥古不化，新者亦極膚淺，略記新辭，沾沾自喜，譚梁諸子，且蒙「譚以太」「梁斃力」之譏，餘子更無論矣。又曰：

「往者夏氏尙忠，殷氏尙質，周氏尙文。救文之敝，莫若以忠；文不可去，莫若以文教文，使及於忠。孔子是以刪詩書，正禮樂，修道立教之意切矣。天方降削，賢聖無權，秦人師戎翟之法，而繼周統，劉氏起盜賊之間，而襲秦號。懸律著令，悉本鞅斯；六籍焚餘，徒資粉飾。自漢厥後，小異大同，學者干祿，能救實。訓詁之詞繁，經濟之術隱，將反之忠，文敝轉甚；而姚姒之政，猶行於西國，忠實之學，乃盛於歐洲。意者周末通人，浮海西去，先王要道，遂與俱西乎？何其政之多與周官合，又加精密；學之多與孔門合，又加深博也？蓋昔孔子刪書終秦誓，而刪詩取簡兮之

篇，其卒章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孔子若預知秦將代周，後千餘年皆將踵秦法，有無窮之痛；而先王之治，將復見於西國也。天憫中華，使東西通；西之政學，漸聞於東，斯乃世運之轉機，民生之大幸。然而中華士夫，鋼蔽堅久，中帖括之毒，崇虛憍之談，信末師爲古聖，斥西人爲外夷。深閉固拒，不求其說，嫚罵厚誣，自矜爲正。譬如有人，先世大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充塞室廬，照耀晝夜。後嗣不肖，不能保守，而此諸珍，悉歸他族，惟存舊廬，空無長物，牛溲馬勃，盈堂積階。而彼富族，過而憐之，出其祖珍，願與之共；是人生貧，目未識珍，疑爲怪物，能作禍祟，怒而叱之，「汝欲害我」。中人惡西，何以異是？良由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先入爲主，膠其神思；遂乃貴我賤秩，賤彼連城，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上合梁李使相書）

其貫通中西政學之異同，原其用心，初不着跡，既無「西學古徵」派之附會，亦不似「中體西用」說之兩截也。蓋主張不僅形下器械之用，取法泰西，并政教學術亦應師事之者也。即其所稱道之三代制度，欲施行於今日者，蓋亦以其與泰西治道有合，非以其古而尊之也。故曰：

「今之言治者，約分兩黨，一主守舊，一主師新，然以臣觀之：彼主守舊者，不知守唐虞二代之舊，不知守皇朝祖宗之舊；而惟知守帖括之舊，乃守舊議論之似是而

非者也。彼主師新者，不知師歐洲諸國之新，不知師東方強鄰之新；而惟知師市井之新，乃師新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

「彼守舊者之言曰：制義必不可廢，刑律必不可改，商必不可扶，工必不可機，大臣之權不可重，戎狄之法不可從。夫宋前無制義而經學盛，宋後有制義而經學衰；且皇朝初興，亦無制義，明崇制義，寸土不保；不可廢者何也？」

「唐虞三代，莫不輕刑，皇朝初興，刑亦寬簡；及世祖都燕，海內方亂，暫沿明律，以治漢人。明律源出商鞅蕭何，法家慘刻，儒者所嗟；祖宗權時暫用，殆望後嗣修章：不可改者何也？抑商之議，亦出法家；斥機之論，見正孔子；商不可扶，工不可機者何也？自古聖帝，皆有重臣，所以分勞馥幾，總成庶職。隆禮厚祿，深信專任，乃責其效，無效乃更。即今西國，亦莫不然。皇朝世祖之初，遣攝政王征明，假以便宜，大勳遂集，茲非重臣之顯效歟？今樞員疆吏，互相牽掣，將欺上虐下，則權有餘；將破格圖功，則權不足；權不可重者何也？戎狄之法，誠不可從；然考六經所謂戎狄，乃指中國邊塞無文字、無禮教、耕作殺戮、仁義烝報之諸部落，不及其餘。歐洲禮教，自古秩然；以爲戎狄，此經學不明野語盛行之故也。凡此議論，皆所謂守帖括之舊也。

「彼師新者之言曰：鐵路礦務必興，銀行郵局必創，戰艦軍械，必多且精，絲茶

紗布之利，必保且奪。數端亦誠西法也。然行以官民一體文武京外堂屬一體之西國，則誠西法也；行於官民隔絕文武京外堂屬隔絕之我國，則西法依然我法也。我法依然，而數端並舉，費如煙海，外滿中飽，瘡痍之餘，何以堪此？國貧愈甚，剝民愈酷；方今盜賊遍中原，東南財鄉，力竭捐罄，若再酷剝，大亂必起，神州之禍，豈堪設想？每見市井小兒，不度人已，家業已落，債悔已多；而居室服食，惟新是師，生計命脈，則不求新，必至一敗塗地，不可復振。今之主新者，抑何太不察歟？

「守舊之言如彼，師新之言如此，兩黨相非，交攻真是。更有既溺帖括，復醉市井，中乾外強，盜竊聲譽；自謂酌平新舊，置驛中西，無識羣和，尤仇真是。於是真是無毫末之權，似是有充塞之勢，一切政事，悉爲所持。縱使創開議院，而響應者必合污之議；創開報館，而風馳者必騰虛之報。於是乎外張內地之病，永不可除；小康大同之治，永不可幾矣。」（六齋無均文集：擬請廣學校摺）

凡此諸論，非洞鑒利病，貫穿新舊者不能道也。

至內聖外王，道本一貫；成己成物，理無二致。先生立志救世，悲智雙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少習丹經，又耽內典，太炎稱其梵學之深，冠絕當世，借法音未普，遺教無聞（印歐學佛政起信論已佚），今日欲證其內學之功，頗有文獻不足之憾。然悲天

憫人之懷，排斥名相之論，固隨處宣示也。其撥溺說贈華嶠翰香一文有云：

「孔子聖人歟？孔子聖人也。老子聖人歟？老子聖人也。如來聖人歟？如來聖人也。華盛頓聖人歟？華盛頓聖人也。孔老如來華盛頓，教同乎？不同也。不同奚以皆聖也？其救世之心同也。

「楚國有溺者，楚人援之；或以手，或以竹竿，或以長繩，或從而與之俱溺焉，或坐視不動，嬉笑自若，方且紛紛然爭論以手以竹竿以長繩以身殉之孰正孰謬孰智孰愚焉？

「宋衡曰：以手以竹竿以長繩者，所以之脩長短不同，而同有援溺之心，即同有援溺之功；孔老如來華盛頓四聖人是也。以身殉者，其行不可及矣；而無救於溺，傳記中愚忠愚孝之流是也。坐視不動，嬉笑爭論者，漢唐以來詆佛老貶孔子，及今日斥西人者皆是也。

「嗟乎！士生今日，可謂甚幸，自察其性之所近，專師孔子可也，專師老子可也，專師如來可也，專師華盛頓可也。師孔而兼師老可也，師老而兼師如來可也，師如來而兼師華盛頓可也。苟天才殊高，兼師四聖人亦可也；苟天才太下，於四聖人之云爲，均有所未達，則姑置焉；而於傳記中愚忠愚孝之流，擇一二人焉以爲師，亦可也。若夫貪戀世榮，而詆佛老；希圖安食，而貶孔子；侮虐小民，而斥西人；則吾之

所不取也」。(六齋集均文集)

先生之人生觀，蓋全部寄託於此矣。

先生於內典特嗜，尤好寶積經，精華嚴法相之理，名相兩造，事理無礙。其書俞曲園師談天近作後有云：

「當姬周時，印度先覺說世界數如恆河沙；又云：『如微塵』。二千年來，神州學子多斥爲誣；非上智弗信也。及歐羅巴天學家言，譯流東域，中智之士，乃亦漸信。

「宋衛曰：夫世界之數，寧可思議哉？恆沙微塵，先覺權喻；惟稱無量，是指實語。夫世界之數則無算矣。夫恆河有限，恆河之沙數，即非無量；此土有限，此土之微塵數，即非無量。夫孰爲世界之恆河，孰爲世界之此土：非太空也歟？夫太空寧有限如恆河如此土哉？夫世界之數，則無量矣。嗟乎！世界無量，動物斯無量；動物無量，動物之靈者斯無量；動物之靈者無量，文字政教斯無量。夫政教無量，不出兩宗，公私而已矣。雖然，兩極之間，其較如恆沙，如微塵。且論此土：政哉政哉，不出兩之政也，較土則公，較德則私；德之政也，較俄則公，較英則私；英之政也，較德則公，較美則私；雖美之政，尙遠公極。教哉教哉，摩西之教，較基督則私；基督之教，較釋迦則私；若夫釋迦上乘之教，其諸至於公之極歟？無量世界，無量動物，一視同仁，一體誓拯。善哉善哉，釋迦上乘之教，其可不謂至於公之極歟？神州先覺，覺孔

之倫，慈悲盛願，寧愧釋迦？立教引鈍，故不斷殺。嗚呼！世界無量，動物無量；而吾嘗得受此士最靈之形，又得讀先覺照垂之經，可不謂厚幸歟？可不謂厚幸歟？又曰：

「夫光歟電歟，非今歐士所謂度空之物歟？夫周土之氣，寧有盡歟？夫遠則薄耳。然則周此土之氣，與周他土之氣寧隔絕歟？夫太空之氣不隔絕，則無量世界必漸通；月輪最近此土，必最先通；次必金水諸星，如先生言。善哉善哉！神州印度諸先覺之經，其將漸行於他土歟？其將漸行於他土歟？」（六齋無均文集）

其玄眇之論，超入空際，往往如此，然格以天倪，證以新學，則又確然不可拔也。此先生之所以疏通句遠學兼內外也歟？

上既略疏先生學術之次第，自嫌齷測，未窺深遠，茲更引先生之詩，以見其生平論學之宗尚焉：

「黃顏顏王麟隱野

梨洲亭林船山三先生著，今世多有之。習齋先生，則幾無聞其名氏者，近德清戴君編顏氏學記，極力表彰，竊愁以終，不能行其書。

唐包馮郭鶴鳴

舉。

潛齋甚時；安吳集似顯非顯；湖陰雖有一二小行世，遺民僻集猶多卓，如日本所刊之張鑑千百年眼全集亦甚晦，抗議今世甚行，然不可以其行世而輕之。

可錄，但不

為列。 皇代諸宗各有蒙。

論史莫如章氏美

齊先生文史通義，似行非行，尤其卓者。魏叔子集亦有子玄獨仲之流。文史論家實齋之次，則錢竹汀。

譚學最是戴君高。

東原先生深於性理，所學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為大。被擯未阮，不能行世，行世者乃其小種。時賢未見其大，輒加惡聲，此為奇冤之一；衛奕已年所著先哲鳴冤錄中增

力鳴。勿徒駭語毗陵派，千里平原自割濠。莊魏之學，誠非凡近，然春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尚闕鄭夾公羊通義，亦有未安。時賢欲盡闕而宗，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闕他家，獨尊一傳，則其流弊，又成狹隘矣。毘陵憚于居集亦有可觀。

「偉哉東海征夷府，鼓舞衣冠讀孔書」

日本明治前德川氏世襲征夷大將軍數百年，開府江戶，節制諸侯，右儒興學，不遺餘力。明治初，創行西法，

遺得精神，識者歸功於德川氏之發士矣。

原字辨名幾艱若，伊藤物部兩鴻儒。

伊藤仁齋著有語孟子義證譯洛聞，在原前。物部很欲著有辨名辨道，證認无

力。然徂徠與仁齋，但欽其德行而不折其學，由是別為兩宗。

良知宗自中江唱，

良知宗倡於中江藤樹，和於能澤春山，自是日盛。

論語注誰堪井知？

一代

多論語家。伊物後儒以豐島子卿之注，為最未得見。庚子春從日友假寫本照并燈燭齊之注一讀，不覺五體投地。私謂自何皇至伊物皆弗及也。

和采端須甘白受，休隨賢者說蓬壺。

蓬壺。

「竺乾論理宗因喻，希臘三言竟異同。宋後魔禪亡義學，歐西切講振華風。大師

幸可扶桑覓，靈境嗟曾禹域通。石棧重運定何日，勉哉先後五丁功」

因明入正理論為印度論。學要籍，自魏基

作注後，唐宋間說者數十家，講經義者多可彈指。及禪盛而義衰，禪入覺而義幾亡。淨宗淨禪，稍救其弊，亦不重講義，蓋因明之荒久矣。獨日本師承不絕。至今益盛，禪淨之秀，亦皆治之焉。西洋論理學祖希臘按理氏立三句法，被譽之功極大。

「儒佛同聲苦勸仁，衆生受惠數千春。區中久黜實權教，海外猶尊鳴樹倫。求譯

藏編有西族，

開數年前美國開地球宗教大旨，日本道長於西語之佛者數人赴之，登壇中節，答難如流，西服西哲，於是乞將西語譯文全藏，與轉譯英文，日人慨然許之，已而館從事矣。

列

科京校是東隣。日本大學文科列印度哲學佛教授佛經。文明果出慈悲種，太息時流誤認新。

「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論衡單行本雖校刊不精，然案頭必須設一分。六經樸學陳君舉，三代良臣陸敬與。宣公集極易得，案頭亦必須設一分。同甫意將吞北土，金華之學，龍川不如東萊之平實而才氣過之。初學宜先讀龍川集以去處，後讀東萊集以化粗。水

心文信冠南都。永嘉之學，內聖外王，疎葉外尚多佳集。近温州孫氏搜羅陳葉兩集。張楊派至姚江巨，橫瀟志伊尹

學直截痛快，最近象山。慈湖爲象山高弟子，吾浙良知宗之兩祖也。浙境從來足壯夫！王伯厚困學紀聞，亦有可觀。

「未除豪氣憐河右，西河學派別有深情仰謝山。謝山品評宋儒，不免依傍門戶，未有獨

雅邵能繼樊李，姚江學派至梨洲而越重經史，二雲亦學鄉哲之學。春秋麗殆亞蔚顏。公羊派入潮而魏

定應父子出。世極見其爾雅正義辭爲小學家。失先生矣。春秋麗殆亞蔚顏。公羊派入潮而魏

子高絕學知尤少，德清亦治公羊而尤服博野之說，及姚江之壬叔奇功立孔艱。海濱與德清

痛恨洛閩，甚於德清，每入孔廟，必指洛閩神主而罵。莫遂盲聾咎先，哲人誰不一生閒！（莫遂，

論政

先生論政，重在「治平」，與當時所謂「富強」之說殊科。故於所爲卑議，開明義，廣

也齊詩存

白曰：

「無量劫無量世界，莫不有物，斯莫不有人；莫不有人，斯莫不有國；莫不有國，斯莫不有政。政之宗旨，不出兩途：曰富強，曰治平。若神州之儒教，印度之佛教，宗旨皆在治平；故與法家若婆羅門若可蘭，宗旨在富強者，勢必冰炭。運了其否，則宗旨治平者，必不得執政；此孟子所以困於齊梁、鵲冠子所以窮於南荆、陸宣公司馬溫公之倫所以掣肘於唐宋者也」。

此先生之貫的政治哲學，不以成敗而變，爲吾人所當先知者；至其政見，則有四變，大體不出兩途：曰大同，曰小康。前者以高議爲代表，後者則卑議所陳是也。其嘗季鄧文行先生伯牙琴後一文，自敘政治思想之變遷甚詳，錄以助證：

「始吾誦王荊公桃源圖詩，至『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之句，未嘗不掩卷長太息也。曰：異哉！吾聞海外政治學說有所謂無政府主義者，蓋以共和政體爲猶不免逆天之經，賊人之性，其說號最新奇。以爲禹域民族夢想界中所未曾有者矣；而豈料北宋時之禹域如王荊公者，所見已與之符乎？而又豈料東晉時之禹域如陶靖節者，所見亦與之符乎？且何待晉宋也。當七國時，莊周著書，發揮政見，已多涉此主義，其至樂篇有『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之語，意尤顯矣。然此主義，雖以今之條通民族羅甸民族之開明，猶不可行；而乃欲行於昔之七國民族東晉民族北宋民族

乎？嗚呼！將非所謂高而不切者歟？

宋衡曰：始吾聞無政府之說，而獨好之，獨演之，已乃知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共和之說；已乃知其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世及立憲之說，已乃知其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專制改進之說；蓋二十年來宋衡之政說凡四變，其愈趨而愈卑哉？抑漸卑而漸切歟？（六齋無均文集）

先生二十九歲時，居杭州七寶寺，即著古大同說，亦曰高議，抒其理想之政見，每與人言，輒撻世怒，遂火其稿，今僅知其有君道吏道篇主張廢官制，去階級；子道婦道篇關三綱，忘六情而已，其詳不得而聞矣。理想政治，可以「醉心姚前，痛恨姒後」（上曲園師書）八字盡之，所謂「結想至治，乃在唐虞之間」（謝李使相箋）也。以今言釋之，其憧憬原始共產之社會歟？然此非今日所能行也，則共和立憲之說尙矣。太炎之對二宋有云：

「宋恕在清時語章炳麟曰：吾欲遊日本，見其人民之勤，田疇之闢，士好學術，而官長貴族不驕，不窺其軍旅財賦，知其完強也。今中國言變法者多矣，料簡細故，利害相牽，得失或不相庚償耳。誠欲盡善，宜以大議屬之庶人，則天下騷應，漸其舊汗。所謂憲政者，如執轡然，總御不紛而馴駟如舞焉，此所以爲易簡也。今世安用慕遠西邪？若日本則可矣。」

「章炳麟曰：東國之良俗，吾亦識之也。其視中夏習常，未有以大異，宜若可形寫

者；然其蒞緒不同，巧拙亦竟異矣。東國以時序密邇於封建，民性慕進，以踰生惰游爲恥，有良俗；故其憲政亦工，非以憲政能致善俗也。夫中夏者，塵爲郡縣而國胙數斬，民無恆職，平世善柔之夫，猶能踰超資次，以取卿相；會遭變故而蜚躍者衆矣。當戎狄入主，降俘相臨，朝爲穿窬而夕建糜葆者，不知其選數也。鬻國以求富，稱順民以致高位，輿人之所忿嫉，不幸事發而致辜膺，然猶勉勉，務於得之，况其以倭幸餉饋致之者也。人民習見其然，卽自以勤業爲闕迂，力耕勤買與服勞於簡畢者，此皆世所品目以爲鈍人者也。以便詔降敵得官，衆不齒數，卽不能無肆賊暴以監謗冊；習是稍久，長吏人人以爲常道，是豈憲政所能革邪？夫勤以制勝，竄以召亡者，此國家之常率，非若福善禍淫之爲嬖辭也。今中夏欲完疆如東國者，非唐虞之也；又不可苟效憲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當廢而自植吾夏人，宗國不隕，則恥以鬻降爲寵，然後舉不失勞，官不失材，使蠹之善柔巧宦者，無敢微幸以致財石其意者，驕泄漸除而勤業稍衆矣。今是言憲政者，非誠有所識於本株也。其侈言利害，指爲必然者，是幸清廷貴人之盲愚，冀以進執得官耳。察今之病，陸贄所謂時弊非法弊也。清法之弊，惟入費得官爲泰甚，佗或沿因舊章餽廩之數，經費之率，不察古今物貨升降，而橫以一概行之，是其當革者耳。……今不課吏人貞喪，徒曰立憲可以定之，建議可以已之，此所謂以孝經治黃巾也。是故處今之世，不誅鉏舊吏，去其泰

半，其佗不獲；然是又非習常所能就也，須於光復，則大黜之耳。不戮其人，縱令立法踰於日本，終不可以爲善國矣。宋恕曰：子所說則然矣，雖然，吾猶以立憲爲本。

「居二年，宋恕又曰：憲政權不行，行則國完彊，外人必先沮敗之。章炳麟曰：吾爲外人，必不沮敗矣。夫中人習於科目之用，科目細則望制科，制科不肅行，則以立憲從旁對策；言憲政者最科目之上者也。今有賈人，見玉卮者，雖無當，直貨則轉販之；此寧以無當爲有用邪？商道固然。夫立政者不在多言，直守其半語耳。書稱『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與哉』！贊者佐也，襄者因也（馬季長說）。佐之也者，輔萬物之自然也；因之也者，以百姓心爲心也。舉如木禺，動如旋規，謂之未有知。夫舊法素俗，或時刊敝，其去之猶當因民；今譏者多大聲色，侈章奏以自賈銜，徒言法敝，不課其是非，願未有一言以攻惡吏、幸臣，競扇宗義治法之虛言，而以苟卿治人之文爲諱，此徒見其諂諛貴勢，不誠有救國心也。

宋恕未言」。（章氏叢書檢論對二宋）

大炎主排滿革命，及對代議政治，故其言著此。然先生後亦知憲政不可行，不僅共和民主已也。其言曰：

「自露西亞以數十倍於日本之廣土，數倍於日本之衆民而卒被大挫，於是神州土

大夫始亦羣起而談立憲，而談地方自治矣。宋衡聞之曰：壯哉談乎，所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之理想者非歟？

「抑衡思之：在昔唐虞，執玉萬國，地方至狹，自治至密，是以別本寡犯，德感天和，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三代政衰，諸侯相吞，國日以少，地方愈廣，自治愈疏，極於七雄秦始，而數千年地方自治之制度乃蕩然矣。然直至南北諸朝，封建雖廢，而郡縣屬官，皆用鄉望，自治遺意，猶未盡絕：是以五族更帝，主氣未傷，楊氏一統，竟廢鄉官，而數千年地方自治之精神，乃亦蕩然矣。嗚呼！此先儒所以上則苦思封建，下則苦思鄉官也歟？」

「海東三島，古稱蓬萊方壺瀛洲，仙靈所棲者也。隋唐以前國有數十，合爲日本，曾幾何時，而源平內爭，復成封建，閱年七百，不受外侮；當德川世，大小藩主，蓋三百餘，學人業就，多官本藩，鄉評之權，重於幕令；蓋其地方自治之制度及精神也，實已庶幾姚姒之盛，故明治以後，改良組織若斯之易，若斯之完美也。」

「今我神州，封建之廢，千餘年矣，鄉官之廢，千餘年矣；重以節鎮之削柄，優勝之縱屠，八比之焚坑，行省之避隔，又數百年矣；被極重之壓力於西洋六七強國，又數十年矣，而欲區畫地方，經營自治，不動聲色，從容立憲，其或期以十年，謂將軼彼日本，壯哉談乎，所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之理想者非歟？誠非衡等淺思之所及

矣」(六齋無均文集)沈幼所撰日本地方。是時清廷有預備十年憲政之說，故先生發此論以箴之；蓋晚年閱世深而知其不然也。又曰：

「今海內學者，盛慕日本英德諸國之立憲，或瑞士美法諸國之共和矣。大聲疾呼者蓋日以多矣。然而其說雖美，其效竟安在也？其間接之效雖彰，其直接之效竟安在也？是故宋衡常諷海內學者曰：苟諸君子但求說美而不求效，或但求間接之效而不求直接之效則已；或亦稍稍求效也，或亦稍稍求直接之效也，則盍深思今禹域所以萬不可行共和主義之故，所以萬不可行立憲主義之故歟？」

「昔孔子作春秋，發揮政見，蓋分三世：其所謂太平世之政見，則無政府主義是矣，莊氏一派演之；其所謂升平世之政見，則共和主義立憲主義是也，言氏孟氏一派演之；其所謂據亂世之政見，則專制改進黨義是矣，仲氏荀氏演之。三派學者，蓋皆演春秋之一世，故皆時而切時而不切，譬如夏葛冬裘，各適其用。今學者往往偏尊言孟而極貶莊與荀，偏取立憲共和而極斥無政府與專制；然則春秋三世之分非歟？然則冬亦可葛而夏亦可裘歟？」

「夫今禹域果何世也？民族開明之度，視日本英德果何如也，而謂可行立憲主義歟？視瑞士美法果何如也，而謂可行共和主義歟？是故為今禹域切謀改進，則必姑置言孟而先演荀氏，姑置共和立憲而先持專制矣」(六齋無均文集：書伯牙琴後)。

專制改進者，蓋即開明專制之謂也。是時各派所爭，不問其談立憲，談共和，抑談專制，要皆政權形式之爭，其本質固同爲新興地主與民族資本家之混合政權耳。然而共和二十餘年，成效終鮮，乃至毀法賄選者；則地方自治基礎未固，國民政治教育未普及故也。先生所言諦矣。

以上爲先生政治思想演變之大略，至其實行之步驟，仍不外卑議所陳及上李鴻章書所謂三始之說（見前章）。綜言之，則設議院改官制廣學校是已。

一 設議院 議會政治本爲當時人士所樂道，譚復生詩所謂「法令盛於巴力門」者是矣。此爲先生三始說之一，卽「欲通君臣官民之氣，必自設議院始」也。先生之言曰：

「學校議院報館三端，爲無量世界徵塵國土轉否成泰之三大綱領，今宜詔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國議院報館詳細章程，徵海內通人，斟酌妥善，與學校同時舉行，三大綱領既舉，則唐虞三代之風，漸將復見；英德法美之盛，漸將可希矣」。

又曰：

「白種之國，獨俄羅斯無議院，故俄最不治；黃種之國，獨日本有議院，故日本最治。然俄國雖無議院，尙有學校報館；不治則不治也，然而異乎黃種不治之國矣」

（卑議院報章第七）。

代議政治蓋封建時代貴族與君主鬥爭之產物，迨資產階級興，乃始以此爲爭取自由之

工具，而普選運動起矣。先生始意，欲以此分君主之權，通上下之氣，制憲之法，期於治平。以爲有唐虞三代之風，故倡之甚力；然僅主世及立憲，尙不敢倡民主共和也。

二 改官制 所謂「欲化文武滿漢之域，必自更官制始」也。如主張軍機處宜改名總理處，以副其實；設實缺大臣四員，參議三十員，主事百員，不兼別職差，以專其實。六部裁吏部戶部改理財部；禮部分爲二：曰禮樂部，文學部；兵部分爲二：曰陸軍部，海軍部；刑工二部仍舊，增置醫部，共爲八部。內閣專備顧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宜改名交鄰院以副其實。凡此皆與清末民初之政制相近。又謂：「行省之名，緣於京省；京省既無，行名安立？減行稱省，於誼更非，今宜改省曰部。……府及直隸州廳，悉改曰州，州設一牧；散廳州悉改曰縣，縣設一令；州縣均分大中小三等」。又謂：「軍政乃百政之一，今獨號治軍者爲武職而治他政者，皆號爲文職，於誼固已欠通，且治軍政之員如兵部堂司、各省督撫、兵備道等亦號爲文職，防營亦可以文員統帶，而獨號提督以下，外委以上，十等綠營員爲武職，不以士大夫爲之，尤不可解。今宜先奪文武職之名，方可言治軍政」。以上俱見卓爾變通覽。

凡上諸說，不於其式於其意，於其實而不於其名，要皆緊肯之論也。

三 廣學校 亦卽所謂「欲與兵農蠶桑之學，必自改試令始」也。改試令，則必廢時文，興學校，三始之中，此爲最要。試次論之。

首爲廢時文。先生早歲書張經甫救時芻言後，卽曰：

「嗚呼！時文之害，至今日極矣！計中國十八行省，爲府二百，爲州若縣二千，莫不有學，學之外復有書院，其數倍蓰於學，養士之區，不爲不廣矣。學有教官，院有主講，訓士之師，不爲不多矣。督學三歲再臨，臨則試取秀士入學，自數十人至數人有差，計十八行省在學之士數十萬人，其未入學而名在書院者千百之，號士之數，不爲不熾矣。於是督學貢之，主試舉之，總裁進之，至於成進士，幾經濫矣，宜皆可任國事，然而天下恆有才乏之嘆何也？則雖欲爲時文解，尤豈可得哉？」

「士方幼時，誦四子書甫畢，父師卽課時文，八股之外，禁不許觀，按期責作，嚴者月九日，平者六日五日，尤嚴者日半篇，名曰「趕出考」。解歲之乎，童試幸取，自揣難前者改習市易文技，或刑錢幕務；其志甲乙科若五貢者，月應其省若府若州若縣之書院官師課。幸常高列，父兄以喜，朋儕爭錄其文，揣摩求似；督學將臨，作文益勤，非近歲科校士錄不讀，名曰「趕歲科考」。歲科考幸高列食錄，則氣漸盛，作文益勤，非近三科鄉墨不讀，名曰「趕鄉試」。鄉試幸舉，則氣益盛，作文益勤，非近三科會墨不讀，名曰「趕會試」。幸登甲科矣，其外用者，改習趨承唯諾之節，申移批飾之言。其幸與館選者，小楷試帖外，仍不敢棄時文。勤者猶按刻自課，名曰「趕放差」。帥天下之士，疲之五趕之中，而所餘無幾矣。其間能爲脫俗之學者，必其才獨

高，志獨異；又必幸親炙切磋賢父兄師友，然而欲求決然舍去時文者無幾焉。有志之士，或急欲出其身以立功名，或淡泊而事畜無資，不能不應試，不能不作時文；然而督學之使主試總裁之官，其知文者千百乃一二，雅文戾俗，貶效俳優，而精神之費多矣。嗚呼，以中國之大而才苦其乏，豈不以此也哉？」（六齋無均文集）

時文既廢，然後廣學校，則兵農禮樂之學，次第興矣。其擬請廣學校摺曰：

「臣聞學校者，議論之本也；議論者，政事之本也。政事之病，莫大於外張內弛，議論之病，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由於不學；故欲振作政事，必先轉移議論；而欲轉移議論，必先開廣學校，此古今中外之通理也」。

又曰：

「夫同此地球也，何以似是之議論，不可行於西；真是之議論，不能行於我，如此其相反也？將非國人智愚懸殊之故歟？夫我國水土之佳，豈不如彼？古聖之教，豈不如彼？智愚懸殊者何也？將非識字讀書人數懸殊之故歟？」

「臣聞西國識字人數，德最多，每男女百有九十餘；俄最少，然亦百有十餘；我則大較男每百得一，女每五萬得一耳，蓋亦最少之俄尙遠矣。西人勤學成俗，自世爵貴戚文吏武將兵農工商老嫗幼婦，公私之暇，鮮弗開卷。其學古者，蓋莫不兼誦百氏之經，博涉萬國之史，文字窮源，禮教究變。其學今者，蓋莫不洞勢六洲，曉情五

族，至於鄰敵，尤所熟窺。我則翰詹科道，號稱學數，求勤學者，尙如越雪；本國經史，皇朝疆域，求講討者，尙如晨星。視彼何其懸殊哉？此豈性不好者多哉？抑督之勸之之道，有所未盡也？」

又曰：

「臣按經傳百家，皆云古者無地無學，無人不學，蓋類今之東西各國，故其時無似是而非之議論，無外張內弛之政事，殘篇斷簡，厓路猶存，稽古之徒，慨慕無已。自秦坑士，漢任法家，南北戰長，金元禍烈；閱年數千，學校未復。其間非無仁君賢相，而恆謝未遑；非無達士通儒，而徒深嗟嘆。化行俗美，杳杳無期；孔孟有靈，豈勝隱痛？……不揣冒昧，擬請我皇上俯采芻蕘，諭飭出使大臣，照會彼國外務省查取文部省大小學校，縷細章程，奏呈御覽，發行戶禮二部，咨行各將軍督撫府尹，立依原數，籌費做行。則自強之基，於是乎樹；一切善政，逐漸可興。十年之後，其可以洗今日之恥矣。」（六齋無均文集）

其卑議開化章曰：

「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民男女六歲至十三歲，皆須入學，不者罰其父母。每縣鄉聚連，均置男女校各一區；校費派捐於本縣鄉聚連；校師公舉於本縣鄉聚連；課程酌集外國之長，讀本專用亦縣之字。」（自注：按今日本小學教法，先授和文，後授漢

文，若師其意，江淮以南，須創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茲事體大，未敢隨及。民生六歲入運校，連校中優者升入聚校，聚升鄉，鄉升縣，如是遞升，以至京校。依日本科舉法：某學有成給某學學士，某學博士名號，女子一體給與，男女滿十三歲願出學者任便。創辦時，本鄉聚運無可舉之師，暫許外延；女師難求女校暫許延男師。

學校既廣設，則與之相應之學會圖書館譯書局等事業，尤須努力推行，以輔其成。先生於此數者，特闢專章討論，詳見卑議，此不具錄。總之，上此廢時文廣學校諸端，在今日視之，固甚平凡，然在當時，則又非常之議論也，且早於戊戌新政之廢八股取士設學校令殆十年。先生之深謀遠慮，此其諗矣。

此外如主張不纏足，興女學，救慘（一、童養媳，二、娼，三、婢，四、妾，）諸事，皆發於不忍人之心，而出以歷史的辨證，皆當時社會問題之犖犖大者。其卑議民瘼篇十章，幾全訴生民之疾苦而謀振三業以救濟之。患貧章第一申其旨曰：

「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無危象；食爲民天，天足則民無離志。自古及今，未有十室九空而不釀亂，家給人足而不成治者也。是以百姓不足，動有若之嗟；訓農通商，致衛朝之富。海外望國，深明斯理，故極力求富而藏之於民。蓋與法家富國之旨殊矣。咸同以來，弊政滋甚，橫征內困，互市外漏，農田水利之制，苟焉弗修；天地自然之藏，尙多未發。禮義生於富足，凍餒忌其廉恥。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茶

毒』。可爲寒心者也」。

三業章曰：

「欲振商業，必先振農工業。俗謂西國專重工商，此野說也；謂中國專重農，此飾說也。今欲振農業，必自嚴禁田賦浮勒始。欲振工業，必自勸集股購機器始；欲振商業，必自盡裁抽釐局卡始。然欲盡行三始，尤必自盡去丁幕胥役、狐假虎威之權始。一始立，三始行，然後注東西各國，開三業學校，造三業學士，漸驅游惰，歸入三業，不難矣」。

一體一用，此二章者，眞先生政本之論矣，迄今仍不夫其效用者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

四 宋平子之文學

孫寶瑄「宋平子有均文集序」有云：

「先生文章宗法漢魏六朝，而尤長於詩賦，其沈鬱幽眇，悽愴頓挫，哀感頑豔者，大抵本於思古之幽情，憤世之抱，以及悲天憫人之說，寫悃款而不溢於詞也。先生文區有均無均：書牘雜文，賦語之類，入無均，詩賦入有均。然先生之文皆有聲均，不局於詩賦；良以言爲心聲，惟有聲均，始足以達其情而通其言」。

此語深得先生詩文之肝髓。蓋先生之文章與思，既相一致，而深情遠韻，溢於楮墨，又不間均散也。大抵說理陳事，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意義闕深而文氣樸茂；如卑議之類，其選也。書牘祭誄，則一往情深，真切隱秀，直趨晉宋矣。

其說理文字，守已有度，伐人有序，而精密謹嚴，合於邏輯；例如論女子教育之賢母良妻主義與男女平等平權主義不相反而相成一文，開始即云：

「因明學者，東洋之論理學也。有能立似能立能破似能破之四大要別。若今女子教育爭端之賢母良妻主義，則確屬於能立而非屬於似能立者也。雖持此主義者其所以持之心術不同，而此主義則確不可破。故攻此主義者，雖挾蘇張之舌，韓歐之筆，而其攻矣終屬於似能破而非屬於能破。蓋於論理學，凡欲攻甲主義，必先確認反對甲

主義之主義有幾，其止有乙主義乎？抑尚有丙若丁若戊等主義乎？確認之後，乃持一主義或數主義以攻甲主義，則可望有能破之效果。今試認賢母良妻主義之反對之主義有幾乎？則有二耳：其一曰不母不妻主義，即不嫁主義是也；其二曰母而不賢妻而不良主義是也。今欲攻甲主義者將安所持乎？將持乙主義乎？夫不嫁主義，所謂特別主義也，無論勢必不能施之於普通教育；借曰能之，則種族屈指滅盡，教育目的何在？是乙主義必非屬於能立者矣。將持丙主義乎？則試問攻甲諸公有一無母而生者乎？公之母而賢歟，公有不深以自慶者乎？公之母而不賢歟，公有不深以自悲者乎？至於妻，公等雖或已有或未有，然方寸中有一不願其妻之良而願其妻之不良者乎？是丙主義亦必非屬於能立者矣。夫反對賢良主義之主義，既止有乙丙，而乙丙既皆必不能立，則此甲主義雖窮未來際，但使人類尚須有母而生，則必不能破矣。使人類真有不須母而生之時代歟；則乙主義於其時代方屬於能立，而甲主義於其時代方屬於能破耳。難者曰：吾儕之攻賢母良妻主義也，以持平平等平權主義故，然則公等所持甚是，而所攻甚非，於因明學爲犯相違矣。夫平等之反對，不平等耳；平權之反對，不平權耳；於賢母良妻主義何涉？夫賢母良妻者，豈不平等不平權之代名詞乎？於法律哲學，男女等愈平權愈平，則賢母良妻必愈多，蓋因等太平，權太平，而賢母制於不賢之子，不得遂其爲賢母之願，勉強而改作不賢之母者多矣。良妻制於不良之夫，

不得遂其爲良妻之願，勉強而改作不良之妻者多矣。故衡素以爲欲求賢母良妻之多，首宜改男女太不平等太不平等權之法律，而教育稽居其次者也……（六齋無均文集）於短篇幅中，波瀾壯闊，議論橫生，守伐有度，顛撲不破；非深於因明及論理者，曷克臻此？其他辯論文字，如國粹論等，胥此類也。

運用名詞，尤嚴正不苟，卑譏廣白有云：

「域外諸國，或近海，或遠海，昔魏默深撰圖志，概指爲海國，貽笑域外三尺童。今公私文字，皆指外人爲洋人，指外交之務爲洋務。夫洋者，海也，非不美之名，用之無當於貶外，而徒招不識字誼不見地圖之譏，奚而弗正其名歟？若斯之類，此書皆不敢沿誤，誠懼外人之譏笑，辱我神州也。」

「外國爲非臣僕我皇朝者之總名，歐洲爲五大洲之一名，今人動輒混言外國，若歐洲法良意美；試問東南洋諸食人之國及非洲諸以人祭祖之國，非外國乎？土耳其非歐洲之國乎？且歐洲中最治之國，尚不及墨洲中最治之國，何獨慕歐洲乎？此書實事求是，凡言外國之法良意美，必指實某國或某某等國，或曰種諸國，懼善惡混也」。其正名主張，足見一斑矣。其敘事文字，則又紆迴婉轉，不厭家常瑣粹，而真情深趣，往往流露其間，頗得班氏神理，例如籍卿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壽詩有序一文，於敘述居士生平後，忽又插入一段：

「居士既歸僻左，鬱鬱後英，夢想德輝，其自遠方入浙西者每登吳山，以遙望甌
駱，慨然顧與朋儕曰：『生平憾事，則未見雁蕩血孫籀卿耳』。雁蕩者吾州名山，奇
峯百十二，飛瀑妙天下，晉宋以來所謂天台雁蕩是也。奇渥溫氏之肆虐也，九域爲
墟，河岱文明，慘被掃盡，江表一線，危微極矣；而北條氏能以三島挫其鋒，直至德
川，不失獨立，存古籍，厚遺民，學業追漢唐，官制比三代，及明治立憲，教育規模
愈闊遠，故士之稍涉周秦諸子者，何啻數千萬倍今禹域，然其學者殊珍重墨子閒話，
蓋居士所著之周官正義，未流彼中，故墨話獨稱焉」。

則文勢跌宕有致矣。以下轉述居士壯志，奇境更關焉。又如介石先生行年五十生日壽
詩有序一文，於述敘介石先生淹留嶺外事後，緊接一段：

「廣州雖亦一大都會，然水土殊劣，四時蚊不停噬，炎風起則戶懼天行，人語不
可曉，作食拙於五味之調，居室隔斷日光。先生亦豈甘久作虞仲翊，而不登高望中原
耶？周公攝以，吐握神賢，行將招先生還京矣」。

於敘述一二家事後，又插入二段云：

「科舉時代，士之得入學而爲廩增附生者，號曰衿，其得舉貢以上者，號曰紳，
紳衿之利，專在魚肉非紳非衿者而已。魚肉之法固大有別，而勒借爲最普通，雖號賢
者，往往不免。故天下紳戶，恆有負債務數千金，乃至數萬數十萬而主人不稍失其天

君泰然之度者，徒以握有彼債權者，不敢索償之隱柄也。先生自鄉舉至成進士，鄉之弱而擁厚資者，固亦爭相親近，或至乞附葭葦；然先生獨未嘗倚以爲外府，偶有勸借，先生可敬，乃最在其矣。是時慶增附同爲生員，而慶生有認挨拶押權，往往挾功令以索文武童賄，重或入數百金。憶吾溫之慶生而不索賄於文武童，而爲衡所親觀者，則吾平有先君，而瑞不項明經仲芳及先生耳。

溫新娶婦，縱姻友晝夜戲謔：量足撫乳至無禮。平時觀燈若劇，沿良家門若廟應，閱評女貌，甚或以油燭污其衣裳，雖號賢者，往往不免，先生獨自不染此習。元明後「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始有權於支那全社會，而纏足之慘俗始烈；先生早著論痛貶之，今瑞城有五女學而上中流社會之女，概解足纏，先生與有力焉。更疏蕩有奇氣，文字全以單行，而氣韻周轉，不似早作之整飭矣。

至其抒情文字，尤爲擅場，詩賦不論已；書箋往返，亦多新味，其與張竹居書，一往情深，悲慘欲抑，視李陵之答書，孝標之自敘，爲尤蘊藉也。如：

「留滯武林，棲止僧舍，霖雨連月，鎮日几坐。荒草不鋤，秋蟲鳴且，鄰垣壞傾，夜半驚人。竹居侍譚，回憶如昨，清風蕭蕭，盛夏生涼，脫略長幼，嬉笑人物，時以閒暇，四出覽古；東拜朱祖之陵，北泛玄武之湖，西憩勝棋之樓，南登雨花之台。每有吟咏，輒獻左右，建業之遊，誠不可忘。流光如矢，忽已三年；雖云華妙，

豈勝蹉跎？感懷不寐，慨慷鬱抑；起誦楞嚴，求定終亂。

「淮南故人，貽書招隱，願棄諸生，飄然遠遊。從師入岳，結友事仙；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騏驥伏櫪，相者舉肥；深厲淺揭，焉用栖栖？鄙哉硜硜，擊磬徒悲！商山有草，其名曰芝；千年一秀，可以療飢。毛羽豐滿，白日高飛；下視九州，天風吹衣。今子不往，曜靈其馳！奮披丹經，頗窺理蘊；方外之士，謂非鈍根。厭苦塵網，亦欲從之；顧義牽情，沈吟不忍」。

數段文字，真字字珠璣矣。哀祭文字，尤親切有味，含情不盡。如祭孫伯陶內弟文末

「古藤無恙，將及花時；春禽自樂，縱橫亂飛。若零何遽？蕙嘆徒爲！江南三月，碧草萋萋」。

不言愁，我始欲愁矣。又如祭外舅孫止菴師文，感時傷志，更見淒其：

「是時始春，日慘幽燕。鼎沸州九，血流里千。張筴計窮，拒秦勢艱；建牙異向，捕黨紛連。玉石雜碎，國身交煎；那堪更爾，益苦人間。漫漫滄海，強病乘船；去鄉十載，復覩故山。故山無恙，伯氏重泉；如何長者，又不少延？白鬚紅頰，遺像虛懸！永嘉卑溼，密雨積陰，綠苔上階，二月沈沈。頓觸內疚，泣涕霑襟；肉骨食誨，負辜蹈愆。念我長者，纒起多賢；獨恨微生，難答埃涓。憶昔初見，紫藤柳前，

樓西一槐，古色蒼然。槐今尙在，藤但餘根；登樓一望，感物傷神。縱橫圖籍，丹黃猶新；述作散置，蛛蠶交侵。精魂焉往，茫茫果因；豈其追隨，止齋水心？（並上俱見六齋無均文集）

總之，先生文字，無論駢散，無論說理敘事或抒情，皆有二事爲他人所不能兼：一曰迴環往復，餘音不絕；一曰奇峯突起，疎宕有致。茲更引一文，兼前三體，并此二美者，以證余言之不誣焉：

「莊生曰：『哀莫大於心死』。宋衡曰：『悲莫大於人荒』。心死之極，流血千齡，而不稍動惻；人荒之極，縱橫萬里，而不待一士。今江淮以南，雖亦人荒，然老師鴻儒，授受不絕，詁經考史，盛業時聞，荒哉荒哉，猶未極也。」

「若夫江淮以北，河洛汾濟之間，悠悠中原，古聖所宅，詩書禮樂之所自創，儒墨諸教之所自興；昔人所謂華夏之區，與蠻夷殊者也，而今何如哉？而今何如哉？齊趙韓梁，四顧茫茫，東盡燕履，西窮秦鄉；積孽春慘，飛塵晝黃。中原庶賤，無力農商；十九業盜，循天故常。天荆地棘，行旅斷腸；須臾不戒，以我益糧。噫吁嘻，溝洫久廢，汗萊彌望，政猛於虎，吏殘於狼。彼民救死不暇，奚暇講仁義而慕文章哉？是以嵩岱恆華左右之民，求其粗知八股，略辨四聲，已如將霜之蟬，餘秋之螢；又安得所謂尹說之倫，華夏之英？登高懷古，黯然傷神，誰使人荒至此極者；豈山川之氣

盡，抑養誨之制淪歟？說者曰：典午過江，人荒實始。宋衡曰：是大不然。夫劉石慕容姚氏之治，寧不愈於司馬家兒哉？至如苻秦元魏之令辟，建元太和之政教，蓋漢唐太宗所弗逮，何晉宋蕭陳之足伍？詆爲亂華，斥爲沉陸，乃江表之私言，豈赤縣之公論歟？

「說者又曰：金元帝割，人荒實始。宋衡曰：其然，豈其然？夫小堯舜之呼，寧易致之於與也？大定明昌之治，寧不彼善於南都也？宋衡乃言曰：悲夫，使中原人荒至此極者：非劉石諸氏也，非完顏氏也；其奇渥氏朱明氏乎！蓋自有紀載以來，焚屠淫掠之慘，莫甚奇渥氏；閉塞愚弱之功，莫甚朱明氏；而中原被奇渥之禍，劇於江表，故其受朱明之毒，亦劇於江表。悲夫！使人荒至此極者，非奇渥氏也歟？非朱明氏也歟？天朝承祥，統臨禹疆，赫赫列皇；務闢人荒。然三閣賜書，皆在揚境，寧厚於江表而薄於中原歟？昔者荒有淺深，闢有難易；先易後難。列皇其有待也？然今中原之荒極矣；江表人物，長於詞理，短於事功，其水土則然，將振禹疆，其諸必關中原之人荒而後可歟？」

「衍幸生江表，濡澤尤厚，獲以親炙師儒，別遠鹿豕。居恆每念：江表之學，本出中原，不勿彼方，狃榛曠代，壘妄著關中原人荒議，大端十餘，懷欲上陳而未有路，委之深篋，蠶魚壞題；頃發篋取視，仍自以不謬，乃敘而存之。先師曰：『齊一

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衡敢言曰：「中原一闕至於江表，江表一闕至於海外」。嗚呼！有能用其力於闕人荒乎？有能用其力於闕中原之人荒者乎？如有其人，衡之議可以不存；如無其人，衡之議其焉可以不姑存也歟？」（六齋無均文集）

先生論文，頗右漢魏，於古人中，獨崇論衡，嘗欲續之，與張季直書有云：「走於漢彥，最喜仲任，疊續論衡，自以理勝」。其六齋論文一則云：

「張茗柯薄論衡，惲子居曰：仲任爲文，以荀子爲途軌，而無其才與學。衡曰：張陋儒也，直不識論衡；惲亦不識，甚哉俗之昏也久矣，仲任之才與學，漢後一人也。曲高和寡，悲哉！其文亦論家之極盛；或以不簡少之，是帖括之繩尺也」。

於今人中，獨推章太炎；嘗謂「枚叔文章，天下第一」！（見許麟鑑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蓋以太炎論文，宗法魏晉，與先生有同嗜也。其論八家及桐城文，亦多中肯獨到處：

「惲子居論桐城方劉姚三君之文，以爲方勝姚，姚勝劉。其論方曰：『下筆疏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其論劉曰：『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其論姚曰：『淵雅』。衡曰：論方是矣，然其本原之病，未嘗舉焉。方氏本原之病，在讀書太少，識太陋，而所從入者茅鹿門八家選本也。論劉是矣，然識卑邊幅未化，非但劉病此，方姚何獨不病此乎？」

又曰：

「包慎伯謂離事與禮而言道以張其筆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衡曰：論退之是也；謂子厚和之，誣矣。」（合上並見六發論文）。

蓋於八家中，先生獨推子厚，以其見道深而用情真。故曰：「世人論文，習稱韓柳；論學莫不內韓外柳，實則柳學高韓萬倍，惟其高故見外也。」

先生詩靜穆多似宋人，以意境見長。如寄懷吳君遂法部津門一律云：

「不見吳君遂，人間又幾年？流離依鎮北，部曲出征南。深篋潛夫論，高門美女篇，何時具箴笠，同上五湖船。」

又如寄懷金遯齋先生晦絕句云：

「如此文章甘市隱，賣漿羣裏一天民，先生自是今膠鬲，物色魚鹽苦乏人。」

「顏李正傳在甌路，別來十載髮蕭然；眼明得見新章句，二月初晴宗教篇。」

隨意所屬，皆婉而有章，固知漱以天倪，迺得標茲勝概也。

先生作詩，時寓議論，深得風人蘊藉之旨。時放足命下，沅陽胡普芳女士家本土族，才而賢，適同邑徐氏子有年，生有子女，性嗜學，喜觀新書閱報章，毅然放足爲邑人先導，致逢舅姑怒，迫其飲藥死。先生哀其志，賦詩三章輓之：

「怪哉乃以遼王死，世界恆沙盡一驚；誰道神州是專制，舅姑威重辟威輕。」

「孔妻孟母皆天足，慘俗無關宋以前；太息八儒何處覓，微茫師說墮荒煙。」

「如子猶爲不幸幸，得逢義士奇冤傳；（注謂上書大府者）世間多少徐家婦，萬鬼啾啾竟孰憐？」

三詩有典有則，惜往傷今，元道州、白香山時有此種意境。又如讀川口長儒臺灣鄭氏紀事二十八絕（前章曾引十條絕），述懷使事，大得宋人高處。其送陳介石戶部之粵一絕，尤膾炙人口，詩云：

「荔枝欲啖直須啖，莫上崖山泣覆舟；辛苦勉傳虞氏易，炎風瘴霧漢交州！」

其五古尤高，如前引東髮篇答章太炎一首，遒勁典雅，酷似漢人；而和章太炎感遇原韻四首，蒼涼激越，一唱三歎，繼響嗣宗，追蹤太白矣。錄以爲證：

「驅車覽燕代，千里但黃埃。寒風易水渡，暮草昭王臺；荆卿後秦入，樂生先魏來。嚴霜長夜下，枯木何時荄？仰天見蒼鵝，飲淚傷余懷！」

「章甫拜端門，文宣信仁者。悲哉寸土無，一車從兩馬；與點晚倦遊，鑄顏壯勞治。六石欠蒙塵，衆生苦流赭。吾衰將待誰？鄭聲紛亂雅。」

「洛閩持世教，幾復盛高歌？壯夫一何少？名士一何多？蒼水有舟楫，姚江無斧柯；空山私著論，漫海獨揮戈。兩賢去已久，尙寐願無吡！」

「爭城罪食肉，發冢嗟壓顛；孟莊非異源。孔墨將一概，陰慘運萬里，陽舒俟何代？餓葦滿陵原，猛獸據關隘。擊磬思逐裏，鼓刀知羞膾。」

七律亦意境壯闊，不拘一格，秋興云：

「清商吹雁度關河，夜半聞聲起歎歌；大造炎涼難假借，盛年房室怨蹉跎；湘中
古澤餘芳少，淮上秋山落木多！欲採芙蓉寄相憶，江深風闊竟如何？」

「雲中極眺竟幽并，秋色西來逼漢城。聞道宛駒饒汗血，愁看燕角馳膠筋，聞片林
之騎遠

不如俄非復昔
日故得善射矣屯田有客思充國，勤狩何人誦廣成？可惜武皇上林苑，蕭條千里縱狐麋
塞外圍場，周千餘里，所謂木闌也，行圍禮廢已數十年，鄙意以
爲若不舉狩，則宜屯田以濟東三省軍糧，委罪庭賦，良可惜矣，

「正是金行噫氣時，將傾大廈倚誰支？須要東驃形神暮，瓜李南皮景物非。瓠
決奈何薪不屬，荏苒通終忍藥難資。藏在蜀西漢書
祚出長年神藥涼更漆室私長歎，促織聲聲動弄機」。

先生論詩，不囿唐宋，不主一家，要重意境趣味，不專講格律也。六齋論文一則云：

「翁覃溪曰：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衡曰：未然也。唐詩王韋妙在
虛處，韓杜不妙在實處乎？宋詩蘇王妙在實處，梅黃不妙在虛處乎？」

最爲通論。又云：

「翁曰：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衡曰：王仲任謂漢世儒者尊孔太過，
衡亦謂宋後詩人尊杜太過，覃溪亦未能免俗焉」。

是以先生於唐詩推杜牧之白樂天。翁覃溪謂樊川真色真韻，殆欲吞吐中晚千百篇：

「少陵無人謫仙死」，不意復見小杜。先生曰：

「覃溪能識樊川，可謂有法眼者。樊川七律，起處秀處，或軼少陵；七絕則遠勝少陵，肩隨太白。世人多稱義山，少稱樊川；蓋義山調卑而易學，樊川調高而難學也」。

覃溪又謂：「詩至元白，針線鉤貫，無乎不到，但太露太盡」。先生曰：

「樂天語微之云：『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又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采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蓋樂天法變雅爲詩，太露太盡，變雅本來面目如是。微之不及樂天，齊名幸也。司空表聖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文人相輕之習氣語，不足爲據。漁洋詩骨，遠遜樂天；特而貌較樂天爲勝，輕詆樂天，識者笑之」。

深得樂天之旨，先生詩亦法變雅。「惟生民病」耳。於宋獨推楊誠齋，嘗曰：

「誠齋詩俚俗處不可嚮邇，微妙處亦不可思議。其佛家所謂大自在天魔乎？」蓋誠齋亦以意境勝也。

於近人獨推譚復生吳君遂。平等閣詩話云：

「宋燕生在山左得余詩話，匆遽閱一周，復書有遺譚（復生）之惜 迨發函後復取

細讀。見錄有題畫鷹絕句一首，因成此詩見寄云：「分明已錄畫鷹篇，豈有鍾嶸失此賢？浩氣丹心曲平甫，一生惟得一詩傳。」（自注：曲平甫與岳鵬舉志趣同，而皆工詞章，宋末高士周公器著齊東野語，特爲立傳，錄其遺詩絕句一首）

雖有微辭，適成佳構，播之來葉，亦雅談也。」

亦足見其推崇之至矣。

又先生跋北山樓初集云：

「蓋先生以氣節著，然發於仁愛之不能自己，與彼客氣求名者異其源；好談時務，然亦發於仁愛之不能自己，與彼趨時求利者異其源。嗚呼！此詩之所以高歟？」此數語移評先生自作之詩文，亦確論也。

先生對於詩文之評價，可以內容與形式一致一語盡之，卽凡有真情感眞思想而非浮光掠影，無病而呻者，皆佳作也。故曰：

「昔周之季，諸子競鳴，學有是非，文皆精妙，各抒心得，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漢唐作者，尙多如是，宋元以降，浮僞日滋；摹昌黎之詞，例關佛老；學彭澤之句，陽慕耕桑。質之不存，文類誹矣。千年積重，牛耳爭持；丹素相非，罕秉公論；駢散異製，同歸誣民。無題入集，自命才人；諛慕之外，寧有餘業？此文章於鄭衛，賤庶子之春華；招悔有由，負斯文矣。」（卑論文詞章第九）

其文學批評之主張，蓋略具於此。

五 宋平子之著述

先生生有淑質，七歲出語輒驚人，讀書舉目成誦，別有會心；壯游四海，徧交名士，博覽四部籍及近譯西書，包涵兼綜，成一家之學。前後著書數百萬言，約數十種，皆闕遠精深；發前人所未發，然深祕不易示人，世之能讀者渺矣。其生前刊行者，僅六齋卑議一種。卒後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二種，有韻未刻，無韻已刻板未印，今傳世數十部，蓋書賈所盜板者，餘則束閣飽蠹，湮滅無聞，其女昭迄今尙未有整理之計畫，爲可憾也。茲著其目錄，考其存佚如下：（一）宋衡家難記 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先生二十五歲，父賓家卒，不容於友于，先生牽眷移居瑞安，作宋衡家難記以紀其事，稿存女昭家。（二）印歐學證 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先生居杭州七寶寺，茹素半載，覽天竺經數千百種；嘗取佛說中可與歐巴湖新說相證者，爲印歐學證二卷，稿佚。（三）高議 卽古大同說。同年著有申周舉重孔問君道吏道子道婦道等篇。每與人言，輒撻世怒，遂火其稿。聞尙有剩稿存女家，祕不示人云。（四）六書最初誼（五）譯書正名論 二書約在十五年前後著，今佚。其卑議正名章第二十七注云：「古人造江河等字，原以工可等字寄土音而加水旁，今宜法此，增造殊字之國及無字之地水名，以便記誦。然

此法古非獨施於名水，今亦非但名水宜師其說。詳恕所著六書最初讀及譯書正名論中。

(六)卑議 光緒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一年)，先生居滬，以大同說不易行，別著卑議。

二十三年付刻，自敘印行緣起曰：

「巨清光緒十有七年，宋恕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於亞細亞洲東海之濱。成以質其師曲園先生。先生譽之，然戒曰：『是宜緩出』。恕敬受戒；然漸聞於世，索觀日衆。宋恕之友謂宋恕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相與議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子盍出子之議，以備擇馬』。宋恕謝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能通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安用宋氏卑議爲』？宋恕之友曰：『雖然，其亦盡吾心焉。詩不云乎：詢於芻蕘。子之議寧不比於芻蕘歟』？於是乃取舊稿，稍加改削，印行問世，而重爲之敘曰：宋恕年十九，受大儒顏習齋氏之書於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宋恕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爲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弱冠後見浙西李壬叔氏所序德國學略扶桑岡本子博氏所撰萬國史記及南楚郭篤仙氏扶桑岡鹿門氏之緒論，悄然以悲，泣數行下，曰：『嗟乎！素王之持，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

「已而又得見大儒黃梨洲氏之書，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在此矣！此剝之所以復，否之所以泰，唐虞三代之所以盛，而美英日本等國之所

以四民樂業，月異日新者也。苟有權力者咸克以黃氏之說爲體，以顏氏之說爲用，則大同其幾乎，豈但小康哉？

「卑議之著，緣起具於前敘。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自命曰卑。雖然，其諸不謬於儒術而不見斥於黃氏顏氏之徒者歟？其諸可告無罪於言氏卜氏孟氏者歟？其諸陳於空山，吟於荒野，可使恆河沙數之冤魂沈魄，感而夜哭，聲連千里，不能休者歟？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今天子聖神，執政多仁，蓋遠於北風所譏；其有願行不忍人之政者乎？其寧無取於斯議焉？」

其篇章名次如下：

民瘼篇第一章十

患貧 盜賊 旱潦 土妖 庶莠 僕役 胥幕 賦稅 釐鹽 刑威

賢隱篇第二章十五
塾課 教官 書院 科場 小楷 養望 洛閩 漢學 文詞 外務 歲月 用違
傳舍 改本 山林

變通篇第三章三十七

師範 四科 博文 開化 學會 取士 議報 樞部 閣院 華銜 民政 軍政

九曹 鄉聚 聽訟 輕刑 司捕 懲罪 重祿 停捐 泉幣 醫藥 道路 水火
三業 著書 正名 廣譯 圖籍 服色 旌表 偷始 析承 救慘 節漸 同仁
禮樂

基礎篇第四章二

更律 帥信

別有前敘廣白，詞長不錄。

其師俞曲園跋其後曰：

「嘗讀後漢書王符仲長統傳所載潛夫論昌言諸篇，輒歎誦不置，以爲唐宋以後無此作也。不圖今日乃得之於宋子燕生；蓋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其意義閎深而文氣樸茂，異時史家采輯，登之國史，亦可謂寧固根柢草易時弊者矣。惟變通篇三十七章，鄙意以爲宜緩出之；其造端閎大者，固未必卽能見之施行，瑣屑諸端，不知者且謂妨於政體，竊謂君子之論，論其大綱而已」。

蓋勸其慎 變法也。有原刻本，已絕板，今收入黃澍初刻之敬鄉樓叢書第一輯中。

七 子通 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先生在燕，著子通，未成，稿佚。

八 續史通 約同時，未成，稿佚。

九 續論衡 約同時，初稿，未定，已佚。光緒十年與張季直書云：

宋平子之著述

「走於漢彥，最喜仲任，曩續論衡，自以理勝。燕居獨賞，未示友朋，比覺或陋，方擬刪改，何時浹衷，寄奉清覽，賴鯉可煩，勿惜玉誨」。又翌年報夏穗卿書云：「……思著子通續史通續論衡三書，理周末之教緒，排長夜之邪說，藏諸名山，俟諸其人。人事多阻，未能急就，就正有道，尙需年時，先質宗旨，以驗離合」。

十 先哲鳴冤錄 同年，未成，稿佚。先生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第三首「談經最是戴君高」句，自注云：「東原先生深於性理，所著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爲大，被擯朱阮，不能行世。行世者乃其小種。時賢未見其大，輒加惡聲，此爲奇冤之一，衡癸巳年所著先哲鳴冤錄中，曾力鳴之」。亦足見其內容之一斑也。

十一 津談 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先生在燕，著津談十六篇，三百九十五章，係隨筆體。有云：「飄零十載，得知己之最三焉：經濟知己，以合肥使相爲最；文章知己，以曲園先生爲最；懷抱知己，以陳介石孝廉爲最」。稿存女家，未刊。

十二 籌邊三策 同年著，是先中日失和，師徒大潰，先生因著籌邊三策。

十三 國難記 不詳著者年月，姑附此，稿佚。

十四 宋氏論理學 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先生南下居滬時所著，稿佚。其國

粹論一文，自注有云：「宇宙宙界之名詞，爲光緒二十一年宋衡著宋氏論理學時所創立」。宇宙宙界，猶言空間時間也。其詳細內容，不得知，要其書綜合印度因明與西洋邏輯而出以新意，可斷言也。其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第五首云：「竺乾論理宗因喻，希臘三言竟異同。宋後魔禪亡義學，歐西切講振華風；大師幸可扶桑覓，靈境嗟曾馮域通。石棧重運定何日，勉哉先後五丁功」。自注云：「因明入正理論，爲印度論理學要籍，自窺基作注後，唐宋間說者數十家，講經義者多問津焉。及禪盛而義衰，禪入魔而義幾亡；淨宗諍禪，稍救其弊，然亦不重講義，蓋因明之荒久矣。獨日本師承不絕，至今益盛。禪淨之秀，亦皆治之焉。西洋論理學祖希臘按理氏，按理氏立三句法，破魔之功極大」。亦足見先生論理學之淵源也。

十五 朝鮮大事記 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先生居滬時所著，凡六卷，稿半佚。自敘云：

「昔我叔祖箕子，遭受喪師，不願臣姬，乃王朝鮮，學者多言朝鮮由是始爲文明之域。或言唐虞時已開化，世莫能詳，要之萌芽姚前，華實姬代，誠亞細亞洲一古國歟？獨奇怪營區子祀，數過周年，父師教澤，理均岐聖；東遷以後，百氏爭鳴，立說著書，盛於震旦；乃朝鮮何寂寂也？豈尙質守殷，故能鳴者乏；抑未嘗無孔墨老莊之偉，經傳不朽之作，徒以戎狄中熾，幽青道塞，鴻篇珍簡，艱滯西流；俄而亡於衛滿

劉徹之兵火歟？

「今談說之士，於亞洲古國，率抑朝鮮揚日本；宋衡曰：嘻！何不講地勢之甚也！夫揚日是也，抑朝非也。夫嘗昔完顏奇渥狷獫之際，屠震旦，僕朝鮮，而三島君臣，曾不少屈，方且修我戈矛，大創強敵，保逃秦之遺族，洩崖山之共憤，信爲豪矣。人事勝矣；雖然，昔舟未輪，風帆多阻，巨川善守，最利偏安：是以恃漢爲池，齊桓限履；臨江橫槩，魏武挫氣。矧乃海隔扶桑，險豈江漢？朔漠騎射，汪洋困之。然則使朝居日焉必不日，使日居朝焉必不朝，一榮一辱，雖曰人事，寧非地勢歟？且夫王季二代，屢逢彌起，地勢岌岌然屬而已，八道冠帶，不改專制；雖曰天命，寧非人事歟？」

「夫學校貢舉，國之先務；謀政及庶，治之初基；持日較朝，相去信遠。然朝雖否乎，猶愈今震旦；且自主新易，屬更張難，弱於地勢，人事隨之。且夫通史次於語孟，誘蒙固彼善於此；試法沿於唐宋，登材固彼善於此；若乃幼而壯，壯而衰，敵精神銷歲月於腐腐之程墨，柔媚之院體，歌於斯，哭於斯，則此間奇慘，彼土所無。是

以等交白隣，彼則開放一黨；忽已半國，此則杜聰之辟，堅逾四紀，且彼所謂守舊，亦異乎此所謂守舊。噫！夫生今震旦者，焉可以抑朝鮮也歟？焉可以抑朝鮮也歟？

「余悲今震旦士寡知朝鮮者，曩從燕客，頗假彼土載籍，乃刪錄要故，爲大事記

六卷。然以彼土之未踐，彼藏之未極目，懼其陋也；將博稽增削，然後寫定，今姑就而錄之，嗚呼！昔者朝鮮之學，源出震旦；日本之學，源出朝鮮；今乃朝慚日，震慚朝，感不絕於余心，獨愴然而涕下」。

十六 關中原人荒議 同年著，稿半佚。自敘有云：「曩者妄著關中原人荒議，大端十餘，懷欲上陳而未有路，委之深篋，蠹魚壞題；頃發篋取視，仍自以不謬，乃就而存之」。（全文見前章所引）

十七 佛教起信論 同年著。稿半佚。先生深佛學，所謂視華嚴天台爲遠，惜遺作飄零，後生莫得聆其法音，並殘佚之稿，亦不獲讀，爲大憾已。

十八 浙學史 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先生至杭州求是書院時所著。

十九 永嘉先輩學案 同時著。以上二書，聞稿存女家，未刻。

二十 歷下雜事詩一卷

二十一 歷下游覽詩一卷

二十二 山左陳言錄 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先生在齊，自編其詩曰歷下雜事詩歷下游覽詩若干章，各一卷。又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稿存女家，未刻。

二十三 六齋論文 不著年月，一卷，多采前人論詩文筆記，加以按語。近甌風社爲刊

單行本。

二十四 宋氏新學 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先生家居時所創稿，內容未詳。

二十五 六齋無均文集 二卷，都六十篇。

目錄如下

卷一凡三十有五篇：

力說示春如弟光緒十二年作

書張經甫救時芻言後十三年作

報張竹居書

莫非師也齋六字課言十四年作

蔡商銘壽敘十五年作

與張竹居書

援溺說贈畢嚙翰香

大公說贈王謹微

上某制軍書十六年作

祭陳舅母林安人文

祭孫伯陶內弟文十七年作

上合肥李使相書十八年作

謝李使相委充水師學堂教習箋

與張季直書二十年作

報張季直書

上俞曲園師書

祭外伯舅孫琴西師文

與陳澹卿書

書陳塾廬治平通議後二十一年作

報夏禮卿書

擬請廣學校摺

報王儒齡書二十二年作

與岡鹿門書

與王六潭書

書俞曲園師談天近作後二十三年作

書不纏足會後

自強報敍

記應經世報館撰著論之聘緣始

經世報敍

墨白辨

關中原人荒議自敍

書宗室伯福君壽富知恥學會敍後

醫諷

朝鮮大事記自敍

西蜀拯饑芻言

書周煥樞大建素王教會議後

卷二凡二十有四篇

親燈餘錄跋二十六年作

照井蟻齋論語解跋

荦牙子存稿跋

仁齋語孟子義跋

仁齋論語古義跋

大學私衡跋

仁說三書跋

岡本子跋

北山樓詩初集跋

竹添光鴻漸卿棧雲峽雨日記跋

祭外舅孫止菴師文二十七年作

外舅孫止菴師學行略述二十八年作

外舅孫止菴師葬時祭文

江戶林長孺鶴梁文鈔跋十九年作

尾張鷺津宣光毅堂詩文集跋

東奧安積信思順良齋文略跋

中權居士協和講堂演說初集錄跋三十一年作

書沈幼沂編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述略後三十三年作

書宋季鄧文行先生伯牙琴後三十四年作

論女子教育之賢母良妻主義與男女平等平權主義不相反而相成宣統元年作

代孫經畚作本生父籍廩周忌祭文

孫籍廩周忌學界公祭文

宋平子之著述

國粹論

代唐叔玉作孫籀廡入瑞安西鄉先賢祠告文

爲卷二，爲篇都六十。

二十六 六齋有均文集 上二書係先生卒後，女昭所哀集者，有均未刻，無均已刻絕板。孫寶瑄序之：

「乙未之春，寶瑄自燕移家於吳濱海之春申浦，始獲與平陽宋先生相遇。先生學貫今古，爲甌江巨子；孤懷閎識，其論議皆發古人所未發，而尤斷斷於儒法之辨。蓋謂孔孟教指，皆以堯舜湯武爲歸，所謂揖讓征誅二義。揖讓者何？君必傳賢，世及非也。征誅者何？君無道非君，取而代之可也。自法家亂儒，大義酣寢；於是五倫中君臣之義，遂等於父子之天。蓋私於一人一姓，遂不同君之賢與不賢，而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宋以後儒者持之尤烈，自謂魯鄒矯派，不悟己爲執斯之承祧者也。先生怒然悲之，故拳拳以復教爲先務，如路德之創新教，以拒加特力之橫。雖然，是說也，逮夫今日固已家喻戶曉；蓋自由平等之說，流入吾華，人人抱大同思理，皆知天下公有，不得私諸一家，是以改帝政爲共和，其捷且速也，若秋風之掃敗籜，夫何假先生之言？顧余獨以爲否者：天下人知其然，莫知其所以然；且妄謂宋儒本旨固自如是，而法家亂儒與夫宋學陽儒陰法之罪，未由發其蘄而揭其微；又今茲且紛紛尊孔孟矣，

而孔孟之所以當尊，孔孟之教，未嘗與法相混，未由窺其精而窮其奧。學術之不明，世道人心係焉，國家理亂繇焉，充斯以往，其諸持反抗者，將攻帝政并攻孔孟，而主孔孟者且欲并復帝權，一反一覆，禍亂相尋，斯其隱憂，不其鉅乎！惟先生之說既明，然後能釐儒與法而二之，使天下曉然知我國二千年之禍亂，孔道之不行也；孔道之所以不行，法家亂之也。其說散見所著文集及卑議諸書；而余所撰綜論之封建法家二篇，大抵根於先生之言，蓋余之始知學問，皆先生啓牖之功也。先生文章宗法漢魏六朝，而尤長於詩賦，其沈鬱幽眇，悽愴頓挫，哀感頑豔者，大抵本於思古之幽情，憤世之夙抱，以及悲天憫人之誠篤惻款，而不覺溢於詞也。先生文區有均無均，書牘雜文賦語之類入無均，詩賦入有均。然先生之文皆有聲均，不局於詩賦；良以言爲心聲，惟有聲均，始足以達其情而通言。先生沒於宣統庚戌正月二十三日，其遺言曰：『吾無均文陳君介石序之；吾有均文，孫君仲愚序之』。寶璋不揣闇陋，敬遵先生遺命，勉以樸拙之筆，序其有均之文」。

二十七 禹域文明中心點流移表說 稿佚，見外舅孫止菴師學行略述自注。大旨謂：「蓋自安史大亂，迄於五季，中原陸沈，學士南奔；於是長安洛陽文獻之傳，漸移於吳蜀。錢氏雖不科舉，而亦設崇儒院；及趙氏攻克金陵成都，文獻之傳，復移於汴；而浙獨以納土，依然全盛，及宋南徙，汴中文獻之傳，遂移於浙。故南宋浙學，

雖分數派，然皆根據文獻之傳，絕異於閩學之虛矯；而永嘉諸先生，尤能上下古今，自抒偉論。故當其時，浙學諸派皆爲閩黨所攻，而永嘉被攻尤甚。自元滅金宋，悉廢諸科，專尊閩學；然其下臨安也，以呂文煥之請，焚殺之度大減，非若昔之蕭條萬里，人煙幾絕。故數千年文獻一綫之傳，仍恃吾浙」。

二十八 集外文：

- 一、箱廬居士六十生日壽詩序
- 二、介石先生五十生日壽詩序

上二文甌風社爲刊單行本，曰莫非師也齋文存。

以上所列先生之著述，不下數十種，而存者十僅二三，其餘吾人所不知者，又不悉凡幾。聞同邑嚴鑿夫言，先生尙有手稿數種，存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中云。坐令蛛蠶交侵，與時俱逝，爲可嘆已。尋微茫之

墜緒，發潛德之幽光，後死之責，所不容辭者矣！

六 論贊

「昔我八齡始受經，是時已有千秋意。融承李獎聞幼奇，漢勃韓館獲師事：火色蒼肩異馬周，處靈見末慚毛遂。展宗跼蹙獲也窮，曾族斷亡參乎悴；習坎雖微天幸多，明夷復荷師恩備。鍾山堂峻瀉濱幽，晝惜分陰夜川逝；大義微言漸得窺，帝丞王佐益輕覲。居貧憲自適蓬桑，遊說賜豈慕軒輅？漢家奴僕待公卿，爲民請苑詞隨至。隸斯黨盛儒者孤，鶴醒其奈衆皆醉！憤續徐君考僞篇，愁持釋氏安心字。慰情夢裏際唐虞，混迹塵中辨涇渭；杏壇射圃嗟劫灰，司空城旦論經義。禮運深談鷲豈聞？中庸妄衍詞何費？任屠張李未如何，甘饑金元共忘愧。悲哉盈後二千年，志士仁人例摧棄：亢龍上九數未終，泣向麟麟竟奚裨？鄒夫競習叔孫儀，高侶願登皇甫記。谷飲巖棲忍合汚，鬼哭妖興爭言瑞；平生私淑淅泗風，肯同孔賊閤然媚？焚餘尙友作六七，（王仲淹、陸欽夷、陸象山、黃梨洲、顏習齋、包慎伯、）海外神交哲三四。（日本則接光明帝之世，有中江草者創濠良和、學。靈元帝之世，有山鹿義矩者，著聖教要錄，申孔孟，非程朱；時彼國方崇洛閩，獲罪破編。既有物茂卿者出，大毀麟法，申山鹿氏之說，印者漸多，遂基今日之治。銜按中江鹿物氏之學與象山梨洲習齋最近，或行或不，豈非數歟？）馮悅瑤池青鳥音，眠枯墨翟素絲淚；藏書石室未敢宣，馳譽還洲亦何味？白壁誰家聘孟軻？黃金結客嘆張謂：黃金白壁誠區區，每念蒼生輒酸鼻。江都雜法非純儒，公孫曲學尤阿世，鳴鶴

空教荒野間，哀鴻羣覓樂郊遊。孔桑引頸盡民仇，洛蜀交攻若兒戲；寄詩千里壽生辰。亦聊表我年來志」。此先生和外舅孫止菴師八十自壽原韻詩也。余傳先生生平竟，讀此更悲先生之不遇，因有餘感焉。

亞理斯多德有言：「凡是天才皆憂鬱」。蓋絕頂聰明人，每具憂鬱質，悲天憫人，同情橫溢，方其有事天下也，勇往直前，志在必達；及所遇乖阻，道不得行，則又感然愛之，若喪我焉。於是寄情物外，遠遊蕩志；或陽狂避禍，怫鬱以終。若先生者，蓋具有飛揚與憂鬱二氣質而爲大智大仁之典型人物也。好奇，多愛，有不忍之心，發濟度之誓，大公無私，乘願而來；故曰：「丹砂未就悲心起，悲心起，不可刪，揮手一別棄捐劍訣離空山。從此飄零恆沙世界間，人身百劫如意難。艱難辛苦守初誓，如今始了誓中事。借問故人別來滄海數變何所爲，何所爲，年年歲歲衝霜冒雪慘雙眉」！（阿海外美人圖）一生爲憂鬱之雲所籠罩，嘗評：「每清晨遙夕，靜憶深談，自悲悲人，不覺淚墮」。性善哀而篤於用情，悲愁之色，常溢於面目，睫中淚常滿，終日無斷時，或作終夜泣，穿衣枕常溼，或成血，以故目似失視。嘗與其友陳介石書曰：「我心中事不可說出來，一說出來便眼淚打斷談鋒矣」。然當其遊說諸幕，神王氣盛，辨論學術，剛稜四注，則又飛揚跋扈自爲雄矣。所謂「妙解陳編，豈落漢宋之後？結想至治，乃在唐虞之間。讀荀子議兵之編，取二三策；草買生憂亂之語，累千萬言」者，其所自述，殆非溢美。

士大夫重氣節，智識分子有潔癖，以是每脫離羣衆，不參與集團行動，而形成孤立性，於是其主張影響羣衆之力量益少，而本人益感寂寞矣。先生一生之失敗，無論在政在學，皆坐此耳。晚清之際，學術有分壘，政治有黨會，康梁倡今文學而主立憲，章氏守古文學而主排滿，孫黃師遠西而倡民族革命，各有其立場與徒衆，激爲風潮，天下響應。獨先生中立漢宋，不附洛蜀，以爲列名諸君，品雜真僞，頗或勢利情濃，詩書味淺；遂乃決然自外，不敢趨風。而「蛾眉見妬，何待入宮？牛耳爭持，中傷投杼。楚國多蠅，難爲白璧；衆口鑠金，吁嗟可畏，高天厚地，常踟躕焉」（與張竹居書語）。

蓋先生所懷抱之學說政見，與並世諸子不無相通處，惟其實行方法，則始終殊途：或以羣衆爲基礎，自下而上，圖徹底之改革，孫章是也。或藉部分政權，自上而下，謀政制之刷新，康梁是也。先生則介於二者之間，欲以蘇張之舌，賈陸之策，說服疆吏，冀達天聽，使兵不血刃，而天命維新，小康既躋，乃進大同，意甚盛也，顧方式誤矣。此其所以「眠枯心灰，苟活海濱；儒墨束閣，老莊爲羣」也歟？

雖然。以政治言，先生固一失敗者；以思想言，則先生不失爲一偉大的啓蒙運動家，其地位不下法國革命前之盧梭，與日本維新前之伊藤仁齋物部徂徠矣。方是時吾國積弱已久，外挫日本，宇內競扼腕言變法；未幾，戊戌變作，又未幾，庚子難興，自茲以還，神州搶攘，新故紛乘，其僂陋頑鈍者勿論矣，沈溺歐化一派，又往往過焉。先生立言自始卽

與世異，自無政府主義，而共和政治，而世及立憲，而專制改進，莫不因時設論，切而愈卑；大本歸於仁民愛物公天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論學又鞭辟向裏，判神州長夜之獄，斥陽儒陰法之學，廣教育，重女學，凡此諸端，人知其然，先生獨知其所以然，人知其其一，先生獨知其十；指病擬方，一本史實，自是天下之言論日趨正確矣。與先生遊者，既習聞先生言，漸知古今政治原理與理人經國之道，相努力提倡以求其是；即平素嫉惡先生而其人尚稍有覺識者，久之亦皆大驚且服；滿清政府，因敗圖功，亦稍悟往者之非，言變法步趨東西鄰惟謹，而漢土革命志士，繼踵而起；先生於排滿革命雖陽持反對，陰則贊成。（主求是書院時曾介紹學生讀章太炎之楮書，許齋發語，觀其對於完顏氏奇渥溫氏之痛恨，意可知矣。）

共和政制，先生雖不及見，然與其友陳介石言，已有「揆大運而察人事，自羸劉以降，一君家天下制必不能久存於中國，國體之必變不遠矣，我輩所身逮」之論。而對於共和政治之障礙，若地方自治之無基，若公民教育之缺乏，皆有深長之預見；後此吾國共和政治之失敗，軍閥專制之縱橫，皆坐因於此；人始知先生有先知先覺之明也。

嗚呼！使先生當位，道得以行，由憲政而共和而無政府，按部就班，庶幾大同之治矣；然是時滿清政府以積重難返之勢，益以種族客主之悲憤，外挫強鄰，內失人心，其顛覆宜矣；獨社會經濟之變革，厄於外力，未能遂其歷史的途徑，而政治形式之爭，或共和，或立憲，終無結果，轉為封建軍閥割據之局面，而生民苦矣。是豈始事諸人所及料

也哉？是豈先生所及料也哉？

然大同思想，不絕如縷，一貫於人類數千年之歷史；先生政治運動之方式，雖陷於時代錯誤，不免距離的悲哀，但其仁民愛物之心，大公無私之懷，今方且披新衣具新姿態而出現，曙光一線，已照徹人類之新史。先生雖死，精神不朽矣。

章太炎曰：「燕生學行，於古可方宋極」。

梁任公曰：「東甌布衣識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

先生之爲人，二言盡之；小子不得更贊一詞矣！

梁平于先生詩集

卷一

後 敘

余撰宋先生評傳，蓄意匪一日。慶勞困擾，屢寫屢輟，今始蕙事。其間書籍之借贈，事跡之考信，得力於同州陳木厂仲公賢昆仲爲多；而林子甌張慕縉二先生亦嘗以孤本或館藏見借，俾廣徵引，是又不可忘者也。

獨恨先生和友章太炎氏已於去歲逝世，余書之成，未獲借一言以爲重；而敘先生遺文之孫仲瑜氏，先生生平以師友之間待之者，今又不知健存與否，亦莫由請益，一爲訂正，小子未學，慕賢心切，遂倉卒以此稿問世，爲可憾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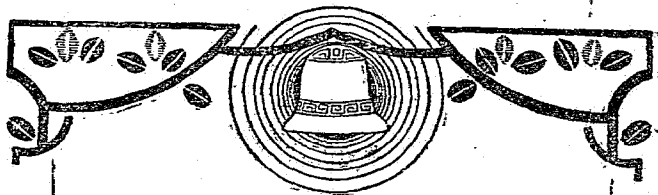
然先生主杭州求是書院時，頗不乏高弟，若許季弗氏其一也；天涯遙隔，求教無從，來日有幸，尙願許氏有所述作，以表揚先哲，則吾書覆瓿可耳。

世不以余文爲陋，因是對先生學行，得稍窺其一二，進而讀其遺書，相與奮起，則豈僅先生一人之私幸也歟？

民國二十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思牟殉難十週之辰。

跋

宋燕廷氏，學博而悲，傷心人別有懷抱。太炎謂「古宋經之流」，宋經學得少爲足，所況不在是也，哲人胥服，未之擇焉，則大本不立，「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吾亦云然。嗟呼！樂利之徒，大演悲劇於今天下也已如此夫？歐陽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宋平子評傳

全一册 實售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 | |
|---|---|---|---|
| 發 | 印 | 發 | 編 |
| 行 | 刷 | 行 | 著 |
| 所 | 所 | 人 | 者 |
| 正 | 正 | 吳 | 蘇 |
| 中 | 中 | 秉 | 淵 |
| 書 | 書 | 常 | 雷 |
| 局 | 局 | | |

(1398)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委員會第一八〇六號審查證

78
309011



.87
1-554-2